





18

公羊義疏三之五

何氏解詁

句容陳立學

秋七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疏

杜云莘蔡地大事表云在今汝甯府

汝陽縣境舞穀梁傳作武古武舞通詩維清序奏象舞也獨斷云維清奏象武之所矜也又隸釋武梁祠堂畫象秦武陽洪云碑以秦武陽為秦舞陽

荆者何州名也注州謂九州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疏

注州謂至

梁雍。宋本冀作冀非見禹貢彼云冀州既載濟河惟兗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揚州荆及衡陽惟荆州荆河惟豫州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冀州無界舊疏引鄭注云兩河間曰冀州不書其界者時帝都之使若廣大然是也其爾雅釋地云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漢南曰荆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間曰冀州間曰兗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濟東曰徐州又周禮職方氏云東南曰揚州正南曰荆州河南曰豫州正東曰青州

河東曰兗州正西曰雍州東北曰幽州河內曰冀州正北
曰并州爾雅殷制周禮周制故也通義云漢南曰荊州以
州舉者略之若言荊州之蠻云爾不詳別其國部意也所
傳聞之世方內其國而外諸夏蠻夷猶未及錄故深略之
至所聞之世內諸夏而外夷狄荆始進稱楚其吳初通上
國已在成公之末故始見即得以國書吳詩疏引賈逵云
秦始皇父諱楚而改為荆亦以其居荊州故國諱而改之
然則僖公以後又何以為書楚乎穀梁傳曰荆者楚也何為
謂之荆狄之也何為狄之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
故曰荆狄之也

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注皆取

精詳錄也疏舊疏云州不若國言荆不如言楚國不若氏
如言楚人人不若名言楚人不如言介葛盧名不若字言

介葛盧不如言邾婁儀父注皆取至錄也舊疏云正以貴重為詳錄輕重為略之
也

字不若字注爵最尊春秋假行事以見王法聖人為文辭孫

順善善惡惡不可正言其罪因周本有奪爵稱國氏人名

字之科故加州文脩七等以進退之若自記事者書人姓

名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猶此類

也疏舊疏云言邾婁儀父不如言吳子楚子

國極於子者禮所謂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之義

也是春秋所託王者法也按馮衍傳顯志賦云黜楚子於

南鄙兮子雖最尊謂蠻夷之尊者耳

載諸秋至王法舊疏云即孔子曰我欲託諸空言不如

注聖人至其罪舊疏云若其善善可正言其美但以惡

惡不可正言其罪若正言其罪則非孫順之義故此何氏
偏以其罪言之
注因周至之科舊疏云即隱元年邾婁儀父注云稱字
所以得為褒者春秋前失爵在名例之屬是也
注故加至姓名舊疏引說題辭云北斗七星有政春秋
亦以七等宣化又引運斗樞曰春秋設七等之文以貶絕

錄行應斗屈伸按繁露爵國云春秋曰荆傳曰氏不若人
人不若名不若字凡四等又順命云其次有五等之爵
以尊尊皆以國邑為號其無德於天地之間者州國人民
甚者不得繫國邑按民當作名是春秋假為進退之事者
也卷首疏引文謚例亦云七等者州國氏人名字予是也
注主人至類也。見定元年傳彼注云此假設而言之主
人謂定哀然則此主人謂此七等者也

蔡侯獻舞何以名注据獲晉侯不名疏注据獲至不名。見
以不言師君獲不言師敗績也注舉君獲為重也

絕疏唐石經諸本同傳二十六年疏引此作絕之以意添之
年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公羊傳曰何以名絕曷
為絕之獲之此失地之君也

曷為絕之注据晉侯不名絕疏注据晉至名絕。傳十五年
君者皆當絕也然則晉侯書獲已明不須書名絕義已起
又兼惡獲人君者罪同也曲禮又云諸侯不生名蓋生名

者絕晉侯雖未生名仍當坐絕

獲也注獲得也戰而為敵所得獻舞不言獲故名以起之疏

注獲得至所得。詩皇矣其政不獲箋云獲得也小爾雅
廣言獲得也書微子乃罔恒獲鄭注獲猶得也周禮朝士
云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注俘而取之曰獲襄八年傳
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與此戰而為敵所得同也穀梁傳
何以名也絕之也何為絕之獲也
注獻舞至起之。不與夷狄獲中國故不言獲又無以起
其當絕故書名也杜氏釋例云國君者社稷之主百姓之
望當與社稷宗廟共其有亡者也而見獲於敵國雖存若
亡死之與生皆與滅同是也

曷為不言其獲注据晉侯言獲也疏注据晉至獲也。通義
滅國而降者乃言以歸

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注與凡伯同義夷狄謂楚不言楚言

荆者楚疆而近中國卒暴責之則恐為害深故進之以漸
此也等之極始也疏舊疏引運斗樞云抑楚言荆不使夷
類得獲晉侯者正以爵稱伯非真夷狄故與楚異繁露精
華云春秋慎辭謹於名倫等物者是故小夷言伐而不
得言戰大夷言戰而不得言獲中國言獲而不得言執各
有辭也有小夷避大夷而不得言戰大夷避中國而不得
言獲中國避天子而不得言執名倫弗予嫌於相臣之辭
也是故大小不踰等貴賤如其倫義之正也春秋假楚發
論曰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
師而招寇是以外而不內疎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
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
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
常道也亦即卒暴責之則為害深故進之以漸義也
注與凡伯同義隱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傳執之
則其言伐之何大之也曷為大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
注中國者禮義之國也執者治文也君子不使無禮義制
治有禮義故絕不言執正之言法也所以降夷狄尊天子

為順辭此言以歸與彼同亦即降夷狄義穀梁傳云中國
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中國不言敗蔡侯其見獲乎其言
敗也釋蔡侯之獲也以歸猶愈乎執也注為中國諱見執
故言以歸通義云以歸雖亡國之辭然尚無大賤義尚書
序曰以箕子歸是也按隱七年注又云錄以歸者惡凡伯
不死位此亦應同
注夷狄至始也舊疏云注言此者欲道楚屬荊州吳屬
揚州所以抑楚言荆不抑吳言揚者正以楚近中國故也
戴氏云荆楚一物義能相發吳楚異訓故不得州名也與
何氏異按戴氏蓋即戴宏其實何氏謂楚近中國亦即其
近中國言之非必決吳之不抑稱揚吳入春秋在所見世
與楚異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疏差謬略云十月公羊作十有

十月也繁露滅國下云齊桓公欲行霸道譚遂達命故滅
而奔莒又觀德云滅國十五有餘獨先諸夏謂此也按十
五當五十之誤春秋亡國五十二也杜云譚國在濟南平
陵縣西南一統志故譚城在濟南府歷城縣東七十里東
平陵故城縣東十五里大事表云今濟南府歷城縣東南
七十里有譚城水經注濟水篇武原水出譚城南平澤中

世謂之武原泉北徑譚城俗謂之有城矣又北逕東平陵
縣故城西故陵城也後乃加平譚國也齊桓之出過譚
不禮焉莊公十年滅之用左傳事說文邑部鄆國也齊桓
公之所滅詩碩人譚公維和白虎通作覃詩大東序東國
困于役而傷于讒譚大夫作此以告病也段氏玉裁云齊
世家譚作鄭小司馬所據正作鄆

何以不言出注據衛侯出奔也疏注據衛侯出奔也○僖二
四年衛侯衎出奔齊之屬是也注舉出為難故不道所奔
國已滅矣無所出也注別於有國出奔者孔子曰君子於其
言無所苟而已矣月者惡不死位也疏杜云不言出奔國
言出者國滅無所出也皆本此為說
注別於至奔者○正謂上二衛侯之屬皆有國出奔者也
或不名者通義云諸侯卒名失地名所聞世以前略小國卒
衛是也至所見之世款章羽等乃名
注孔子至已矣○見論語子路篇按彼上云必也正名乎

鄭注古曰名今日字不言出見一字不苟也
注月者至位也○禮記曲禮下云國君死社稷襄六年傳
國君滅死之正也孟子梁惠王篇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
能為也效死勿去范云凡書奔者責不死社稷昭二十一
年注大國奔例月成十二年注不月者小國也小國奔例
時此月故為惡不死位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鄆疏五月書戊寅月之十七日杜
州府境與元年遷紀邢鄆部之鄆在都昌縣西者為二地
說文邑部鄆宋魯間地

秋宋大水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注據漵移不

書疏注據漵移不書○襄九年取邾婁田自漵水傳其言
魯本與邾婁以漵為竟漵移入邾婁界魯隨而有之是也
漵移所以為災者僖公十四年沙麓崩漢書五行志云河
大川象齊大國桓德衰伯道將移於晉文故河為徙也漵
移不知何時所象事無徵也

及我也注時魯亦有水災書魯則宋災不見兩舉則煩文不

省故詭例書外以見內也先是二國比興兵相敗百姓同

怨而俱災故明天人相與報應之際甚可畏之疏至內也

毛本此誤北報誤起依宋本正舊疏云襄九年宋火傳

云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災與此異者正以

此言大水水者流通之道可以及兩國故得書外以明內

矣彼是火災無及內之理而得書明為王者之後記災故

也通義云不舉內為重者錄其所由生道其本也知非為

王者之後記災者所傳聞之世方外諸夏雖王者之後猶

未記故知仍以內錄爾左氏說外災據告書者但魯史

之體如是非春秋新意也就以其傳駁之隱七年京師來

告饑不書何耶

注先是至畏之。舊疏云二國者興兵相敗即上所云公

敗宋師于鄆十年夏公敗宋師于乘丘之屬是也按漢書

五行志嚴公十一年秋宋大水董仲舒以為時魯宋比年

為乘丘戰之戰百姓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水劉向以為

時宋愍公驕蹇賭災不改明年與其臣宋萬博戲婦人在

側矜而罵萬萬殺公之應子政習穀梁故無及我之義彼

傳云為王者之後記災是專屬宋矣

冬王姬歸于齊何以書過我也注時王者嫁女于齊塗過魯

明當有送迎之禮在塗不稱婦者王者無外故從在國辭

疏穀梁傳其志過我也通義云前王姬歸月此同外女歸

例不月者但以過我書我不為主故也

注在塗至國辭。隱二年傳曰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

入國稱夫人此始過魯猶係在塗不稱婦故辭之也桓八

年傳云女在其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

矣明諸侯所在莫非王土故無在國在塗之別也左傳云

齊侯來逆共姬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其言歸于鄆何注據國

滅來歸不書鄆非紀國而言歸疏注據國至不書。舊疏

其國不書叔姬來歸是也叔姬來歸所以不書者江熙云

叔姬來歸不書非歸甯且非大歸是也杜亦云紀侯去國

而死叔姬歸魯來歸不書非甯且非大歸
注鄭非至言歸。舊疏云決隱七年叔姬歸于紀之經矣
以鄭既非國都又屬之齊故据以難

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歸于叔爾也注叔者紀季也婦

人謂夫之弟為叔來歸不書書歸鄭者痛其國滅無所歸

也鄭不繫齊者時齊聽後五廟故國之起有五廟存也月

者恩錄之疏注叔者至為叔。爾雅釋親文禮記曲禮云

與嫂對言故謂夫弟為叔。又檀弓云嫂叔之無服也皆叔

紀季雖以鄭入于齊不敢懷貳然襄公豺狼未可闇信桓

公既去德行方宣於天下是以叔姬歸于鄭魯喜其女得

申其志也按穀梁傳曰此邑也其言歸何也吾女也失國

喜得其所故言歸焉爾故江氏如此解實與公羊隱之義

相足僅以歸鄭為喜得所則隱之也深矣杜云紀季自定

於齊而後歸之全守節義以修婦道故繫之紀而以初嫁

為文賢之也按隱七年注云媵賤書者後為嫡終有賢行

紀侯為齊所滅紀季以鄭入于齊叔姬歸之能處隱約全

竟婦道故重錄之杜義本此。注鄭不至存也。舊疏云如此注者正欲決昭二十一年

宋華亥等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之文也按上三年紀季

以鄭入于齊傳云請後五廟使我先君歲時有所依歸明五

侯謂其弟曰請以立五廟使我先君歲時有所依歸明五

廟存也故書鄭以起之同附庸也。注月者恩錄之上元年注云內女歸例月外女不月者

聖人探人情以制恩實不如魯女然則內女之歸皆書月
為恩錄故也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接及其大夫仇牧疏接唐石經諸

接左氏作捷今穀梁亦作捷經義雜記云解云正本皆作

接字故賈氏云公羊穀梁曰接也据此知賈景伯所見穀
梁本與公羊同作接今作捷者蓋後人誤從左氏改耳當
從賈氏校正徐云正本皆作接字是俗本亦有作捷者公

羊音義云接左氏作捷穀梁音義無文蓋亦誤同今本矣
公羊春秋傳三十二年鄭伯接平左穀作捷鄭伯捷又文十
五年晉人納接菑于邾婁左穀作捷菑接捷二字古今互
用禮記古義云接以太牢注接讀為捷勝也棟案接與捷
通故訓為捷鄭氏周易晉卦書日三接注接勝也是讀為
捷又爾雅釋詁接捷也此二字互通之証包氏慎言云八
月經有甲午麻八月無甲午九月之十月也宋萬以十月
出奔不應八月弒其君至十月方出奔似麻為九月按甲
午宜十一日

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孔父荀息皆累也舍

孔父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注復反覆發傳者樂道人之善也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

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疏唐石經同鄂本

是也孔父荀息見桓二年傳十年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
注復反覆發傳者。桓二年傳云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

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無累
者乎曰有注叔仲惠伯是也此復發傳故解之
注樂道人之善也。繁露祭義云其辭直而重有再歎之
欲人省其意也而人尚不省何其忘哉孔子曰書之重辭
之複鳴乎不可不察也其中必有美者焉此之謂也春秋
正辭云荀一義一法足以斷其凡則無可凡而皆削而不
書春秋非紀事之史也所以約文而示義也是故有單辭
而不可要也兩辭有眾辭眾辭可凡而不可凡也複辭可要
而不可要也故曰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也春秋於孔父
仇牧荀息書法同傳故不厭其書重辭複以道之也
注孔子至損矣。論語季氏篇引以申樂道人之善因類
及之也

有則此何以書賢也疏焦氏循左傳補疏云左氏言宋萬弒

雖不及公羊之詳亦未嘗有貶辭而杜預則以稱名之故
而謂其無善可褒又譏其不讐而遇賊正義云公羊言其
不畏強禦故言此以異之劉原父稱仇牧之智則未仇牧
之忠則盡劉後山謂仇牧荀息殺身而不能執賊皆囿於

杜預之說說觀其趨而至乎劍而吧千古之下英氣猶存其不能勝即李豐之恨另劣不能擒賊也將以不能執賊遂觀望避匿不出乎牧之撤而死亦豐之築於刀環也家氏鉉翁曰大夫死君之難乃曰無善可褒可乎君前臣名自是書法應爾杜氏每以名字為褒貶曲說其病甚矣

何賢乎仇牧注据與孔父同也

疏注据與至同也。彼注云

云何賢乎仇牧與何賢乎孔父所据同

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注以下錄萬出奔月也禦禁也言力

不彊不可禁也

疏不畏彊禦詩大雅蒸民篇文

陳注月者使與大國君奔同例明彊禦也

注禦禁至禁也。爾雅釋言云禦禁也周禮司寤氏職禦晨行者注禦亦禁也詩大雅蕩云曾是彊禦傳彊禦彊梁禦善也經義述聞云禦亦彊也曾是彊禦曾是格克彊禦與格克相對不侮繆寡不畏彊禦彊禦與繆寡相對皆二字平列其義相同史記周本紀集解引牧誓鄭注曰彊禦

謂彊暴也字式作彊圍又作強圍楚辭離騷云澆身被服彊圍兮王注彊圍多力也淮南天文訓在丁曰強圍高注在丁言萬物剛盛故曰強圍逸周書謚法篇威德剛武曰圍春秋繁露必仁且智篇其強足以覆過其禦足以犯詐是禦與強同義下文云彊禦多對昭元年左傳彊禦已甚十二年傳曰吾軍帥彊禦皆二字同義非彊梁禦善之謂也按何謂力彊不可禁亦以禦與彊同圍亦有禁義也漢書王莽傳亦作不畏彊圍顏注強梁圍捍也因不可禦禁遂亦謂禦為強國策注引詩作不辟強禦

其不畏彊禦奈何萬嘗與莊公戰注莊公即魯莊公戰者乘

丘時

疏注戰者乘丘時。即上十年公敗宋師于乘丘是也

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注散放也舍止也獲不書者

士也

疏注散放也。呂覽貴當云狸處堂而眾鼠散注散走也走與放義近故莊子人間世云不在可用之

數謂之散木亦謂棄放木也
注舍止也。左氏昭元年傳舍藥物可也服注舍止也禮

記月令云耕者少舍薛注舍放也謂萬獲後令其放止於宮中也新序八宋閔公臣長萬以勇力聞萬與魯戰師敗為魯所獲囚之宮中數月歸之宋是也上十一年左傳云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顓孫生搏之宋人請之是其事也注獲不書者士也。舊疏云公羊之例大夫見經故也杜以萬及仇牧皆卿以其名見於經夫萬弑君之賊不能不明舉其名若不稱名則當稱人左傳又有稱君君無道之說不自相矛盾乎

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為大夫於宋與閔公博注傳本道此者

極其禍生於博戲相慢易也

疏惠氏棟云漢書注反作又按舊疏云歸而反國乃為

大夫於宋則疏本作反新序云宋閔公博婦人在側史記宋世家湣公與南宮萬獵因博爭行釋文公博如字戲名也字書作籀葉本籀作簿按當作簿博段借字公羊問答云何以謂之博戲曰其來舊矣家語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曰有之為其二乘也公曰有二乘何為不博孔子曰為其兼行惡道也說文局博戲也六

著十二碁也史記蔡澤傳記范雎曰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薛孝通譜曰烏曹作博其所由來尚矣雙箭以象日月之照臨十二碁以象十二辰之躔次博之為戲也易於爭道衰世之君臣對博其取禍宜也按方言籀謂之菽或謂之箇秦晉之間謂之籀吳楚之間或謂之箭裏或謂之籀毒或謂之死專或謂之匱琰或謂之棋所以投籀謂之秤或謂之廣平所以行碁謂之局或謂之曲道圍棋謂之奕自關而東秦晉之間謂之奕孟子告子云今夫奕之為數注奕博也或曰圍棋戴氏震方言疏證云籀博古通用說文籀局戲也六著十二碁也古者烏曹作籀籀博碁也局博所以行碁奕圍棋也荀子大略云六貳之博楊倞注云即六博也今之博局亦二六相對也楚辭招魂云菝菝象碁有六籀些王逸注菝玉也菝博著以玉飾之也投六著行六碁故謂六籀也史記范蔡列傳君獨不見夫博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春秋襄二十五年左傳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廣雅籀著謂之箭紀專籀也廣平秤也曲道碁也圍棋奕也皆本此王氏念孫廣雅疏証云碁通作局韓非子外儲說云秦昭王以松柏之心為博箭西京雜記云許博昌善陸博法用六箸以竹為之長六分或用二箸列子說符篇釋文引六

博經曰博法二人相對坐向局二分為十二道兩頭當中
名水用碁十二枚法六白六黑又用魚二枚置水中其擲
采以瓊為之二人互擲采行碁二行到處即豎之名為驍
碁即入水食魚魚一名牽魚每一牽魚獲二籌翻一魚獲
三籌若已牽兩魚而不勝者名曰被翻雙魚彼家獲六籌
為大勝也廣平為博局之枰取義於枰也說文枰平也韋
昭博奕論云所志不出一枰之上小爾雅廣服碁局謂之
奕宋氏翔鳳訓纂云說文奕圍棋也廣雅釋言圍棋奕也
奕通作亦大戴禮小辨篇夫亦因十碁之變由不可既也
亦即奕字文選博奕論注引邯鄲滄藪經經曰碁局縱橫
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碁子各一百五十枚
後漢書張衡傳奕秋以碁局取譽注奕圍碁也碁即所執
之子按博奕皆有碁奕為圍棋博為局戲說文以為六箸
十二碁法與圍棋異故楚辭六簿王注投六箸行六六碁
故為六簿方言所以行碁謂之局鮑宏博經用十二碁六
碁白六碁黑所擲頭謂之瓊瓊有五彩刻為一畫者謂之
塞刻為二畫者謂之白刻為三畫者謂之黑一邊不塞者
五塞之間謂之五塞然則博蓋即後世之雙陸奕即圍碁
皆謂之枰以其局用板平承於下也竹枰者皆謂之碁故
說者或合或分焉焦氏循孟子正義云史記日者列傳旋

式正碁劉徽九章算術句服纂用諸色碁別之凡用以布
列者之通名而博之碁上高兩銳如箭亦如箸今雙陸棋
俗謂之鏈尚可考見其狀故有蒙箸之名今雙陸枰上亦
有水門其法古今有不同如奕古用二百八十九道今則
用三百六十一道亦其例也班固奕旨云夫博懸於扱不
專在行優者有不遇劣者有僥倖雖有雌雄不足以為平
也則不然高下相推人有等級若孔氏之門回賜相服猶
名責實謀以計策若唐虞之朝考功黜陟器用有常施設
無因敵為資應時屈伸此分別博奕甚明蓋奕但行碁
博以擲采而後行碁後人不行碁而專擲采遂謂擲采為
博與奕並遠矣焦氏論極為明曉
注傳本至易也。後漢爰延傳昔宋閔公與彊臣共博到
婦人於側積此無禮以致大災繁露王道云宋閔公務婦
人而心妬與大夫萬博萬譽魯莊公曰天下諸侯宜為君
唯魯侯爾閔公妬其言曰此虜也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
乎致萬怒搏閔公絕脰此以與臣博之過也古者人君立
於陰大夫立於陽所以別位明貴賤今與臣相對而博置
婦人在側此君臣無別也故使萬稱他國卑閔公之意閔
公藉萬而身與之博下君自置有辱之婦人之房俱而矜
婦人獨得殺死之道也春秋曰大夫不適君遠此逼也

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注淑善疏注淑善。爾雅釋詁云淑善也

魯侯之美也注美好疏新序云公謂萬曰魯侯孰與寡人美其為君也

注美好。說文美甘也美與善同意廣韻美好色詩齊風猗嗟美莊公頎而長兮美目清兮清揚婉兮是其美好也

天下諸侯宜為君者唯魯侯爾注萬見婦人皆在側故許閔

公以此言言閔公不如魯侯美好疏注故許至以言。釋文許一本作揭說文

言部許面相斥責相告許也玉篇許攻人之陰私也廣韻面斥人以言也論語陽貨篇惡許以為直者宋萬面斥宋君不如魯君揭其所短故為許也

閔公矜此婦人注色自美大於此婦人疏管子法篇彼矜

者滿也細之屬也注滿招損小人之類也傳九年傳矜之者何猶曰莫我若也注色自美大之貌新序載宋閔謂萬有魯侯孰與寡人美之語其自美大可知

妬其言疏說文妬婦嫉夫也史記項羽本紀嫉妬吾躬列子

妬其勝已也

顧曰此虜也注顧謂側婦人曰此萬也虜執虜也疏注顧謂

○顧謂側婦人曰這解顧曰也此萬也解此也左傳上十

一年云宋公靳之釋文引服云恥而惡之曰靳虜執虜者禮記曲禮云獻民虜者操右袂注民虜軍所獲也說文母部虜獲也漢書樊噲傳注生獲曰虜左傳上十一年云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宋世家湣公怒辱之曰始吾敬若今若魯虜也

爾虜焉故注爾女也謂萬也更向萬曰女嘗執虜於魯侯故

稱譽爾疏注爾女至譽爾。何意謂湣公謂萬嘗虜於魯故稱魯侯之美亦以許之也

魯侯之美惡乎至注惡乎至猶何所至疏唐石經諸本同公

春秋繁露曰此虜也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致萬怒搏

閔公絕脰韓詩外傳引此云閔公於此婦人妬其言顧曰

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何氏意反迂回按董生讀此傳

故作知爾虜絕句美惡乎絕句至屬下萬怒為句韓詩同

俱與何所見本異也俞云韓詩外傳春秋繁露引此文並

作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是此傳古本故字作知何邵

公所據本誤也惟於乎字絕句至字作致屬下讀甚為不

詞今按爾虜爾知四字為句言爾虜何所知也魯侯之美

惡乎至七字為句至猶甚焉孟子萬章篇充類至義之盡

也趙注至甚也惡乎至言惡乎甚因宋萬曰甚矣魯侯之

淑魯侯之美也故折之曰魯侯之美惡乎甚也若解作何

所至於義轉迂矣

注惡乎至所至。惡猶何也安也昭三十一年傳惡有言

人之國賢若此者乎注惡有言何有孟子梁惠王云天下

惡乎定趙注問天下安所定呂覽本生篇高注惡安也蓋

惡何安互相訓何所至若言何至是也

萬怒搏閔公絕其脰注脰頸也齊人語疏蜀大字本及漢

制攷同宋本閔本監本毛本頸誤脰廣雅釋親脰頸項也

釋名頸徑也徑挺而長也脰之言豎立也說文頸項也

也又云脰項也頁部項頭後也段注云頭後者在頭之後

此當曰項而曰頸者渾言則不別小雅四牡項領傳曰項

大也此謂項與堆同新序云萬怒遂搏閔公頰齒落於口

仇牧聞君弒趨而至遇之于門乎劍而叱之注手劍持拔劍

叱罵之疏本宋本正說文手拳也因之凡以手持物謂之

手下十三年傳曹子手劍而從之亦謂持劍也檀弓子手

弓而可謂持弓也周書克殷云武王乃手大白以麾諸侯

史記周本紀手作持又吳世家專諸手匕首刺王僚楚世

家自手旗左右麾軍司馬相如上林賦手熊羆義皆作持

也故釋名釋兵手戰手所持適之戟也叱者一切經音義

引倉頡篇云叱呵也又云大呵為叱莊子齊物論叱者吸

者釋文引司馬注叱者若叱咄聲徐邈音七說文口部叱

呵也呵有罵義禮記曲禮云尊客之前不叱狗左傳昭二

十六年子囊常從野洩叱之史記淮陰侯傳噉叱咤千

人皆廢通義云手劍者手持劍也叱之叱罵也宋世家云

大夫仇牧聞之以兵造公門

萬臂擻仇牧碎其首注側手曰擻首頭疏唐石經臂作臂釋

作辟技勘記云此當作辟音婢亦反是辟擻非臂擻也經

義述聞云謹案臂短不可以擊人作辟者是也辟推擊也

爾雅辟拊心也郭璞曰謂推胸也是辟有推擊之義辟之

言批也左傳說此事云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玉篇引作

擻說文擻反手擊也批辟聲之轉耳擻當為殺辟殺仇牧

者批殺仇牧也左傳曰批而殺之此云萬辟殺仇牧其義

一也若作擻而訓為側手則與辟義相複辟已是手擊殺

須又言側手手何所据擻字殆誤本也古本公羊蓋作殺

不作擻故說文無擻字新序云仇牧聞君死趨而至遇萬

於門携劍而叱之萬臂擊仇牧而殺之齒著於門闔通義

云臂擻者以臂撞而殺之

注側手曰擻○淮南原道云不與物相弊擻注擻讀楚人

言殺

注首頭○離騷經厥首用夫顛隕注首頭也說文臂百同

古文首也○象髮謂之髻髻即也

齒著乎門闔注闔扇疏爾雅釋宮注乎作于今本于作乎非

注闔扇○校勘記唐石經闔字磨改重刻按左傳襄十七

年云以枚數闔注闔門扇也荀子儒效外闔不閉注闔門

扇也呂覽仲春乃脩闔扇注闔扇門扇也管子八觀云闔

閉不可以毋闔注闔扉扉即扇也月令注云用木曰闔用

竹葦曰扇者蓋對文異散則通也宋世家云萬擻收之齒

著門闔死

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注猶乳犬攬虎伏雞搏狸精誠之至

爭博弑君而以當國言之者重錄彊禦之賊禍不可測明

當防其重者急誅之疏新序云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趨

此事末亦云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引詩曰維仲山甫柔

亦不如剛亦不吐

注猶乳至之至○攬鄂本同闔本監本毛本作搏公羊問

答云乳犬之噬虎伏雞之搏狸何所本曰文子也按其傳

曰姓辛氏葵丘濮上人號曰計然范蠡師事之本受業於

老子文子錄其遺言為十二篇名研文子其字也按王褒

四子講德論是以養雞不畜狸狸虎本食雞犬精誠至者
乳犬可獲虎伏雞可搏狸也淮南說林訓乳狗之噬虎也
伏雞之搏狸也思之所加不量其力
注爭博至誅之。各本博作搏誤依鄂本閩本正宋本誤
作傅包氏慎言云詩刺厲王之任用非人曰曾是彊禦曾
是在服毛傳云彊梁禦善也箋以跋扈訓之謂不聽君命
而彊梁自專也據傳文宋萬力人也恃力禦善則敢于犯
上故當誅之以絕其萌舊疏云當國者即言宋萬是也故
隱四年衛州吁弑其君完傳云曷為以國氏當國也是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注萬弑君所以復見者重錄彊禦之賊

明當急誅之也月者使與大國君奔同例明彊禦也疏惠

士奇春秋說云宋萬出奔陳宋人力不能討也故羣公子
奔蕭公子御說奔毫蕭叔大心與羣公子以曹師討之仍
不能救萬使萬逸奔陳春秋書以示譏亦即此注彊禦之
賊明當急誅之意
注萬弑至之也。舊疏云欲道春秋上下皆是弑君之賊
皆不重見即宋督鄭歸生齊崔杼之屬是也而宋萬趙盾

之屬復見者當文皆有注更不勞重說
注月者至禦也。桓十六年十一月衛侯朔出奔齊是
大國君出奔例書月也今此大夫出奔而月故注明之其
昭二十年冬十月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亦大夫而書
月者彼注云月者危三大夫同時出奔將為國家惠明當
防之亦與此明彊禦義近通義云春秋不書討賊葬閔公
者蓋既葬乃得殺萬以討賊晚故不錄也猶慶父奔莒踰
年縊死經亦不錄慶父之誅閔公之葬范云宋人不討賊
致令出奔故謹而月之亦與重錄彊禦之義相足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婁人會于北杏注齊桓

行霸約束諸侯尊天子故為此會也桓公時未為諸侯所

信鄉故使微者會也桓公不辭微者欲以卑下諸侯遂成

霸功也疏杜云北杏齊地大事表云在今秦安府東阿縣

注齊桓至功也。舊疏云言未為諸侯所信任而歸鄉之
是以諸侯皆使微者會即宋人陳人之屬也按穀梁傳是

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始疑之何疑焉桓非受命之伯也將以事授之者也曰可矣乎未乎舉人眾之辭也以宋人以下皆諸侯與公羊義別

夏六月齊人滅遂注不會北杏故也不諱者桓公行霸不任

文德而尚武力又功未足以除惡疏杜云遂國在濟北蛇

城在秦安肥城縣南大事表云今兗州府甯陽縣西北三十

地理志曰蛇丘陵鄉故遂國也春秋莊十三年齊人滅遂

而或之者也京相璠曰遂在蛇丘東北十里杜預亦以為

然然縣東北無城以擬之今城在蛇丘西北蓋杜預傳疑

之非也注不會北杏故也。左傳云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

至夏齊人滅遂而或之齊世家云五年伐魯魯將師敗魯

莊公請獻遂邑以平以遂為魯邑未知所本

注不諱至武力。繁露竹林云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

足以來遠而斷斷以戰伐為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

皆非義也舊疏云春秋為賢者諱而不諱者正以不任文

德而尚武力故也引繁露云論功則桓兄文弟論德則文

兄桓弟而論語云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之力謂自

此以後注又功至除惡。越絕書叙外傳記春秋之義量功掩過

也時齊桓功未足掩過故不諱下三十年齊人降鄆傳紀

之遺邑也不言取為桓公諱也注時伯功足以除惡故為

諱又僖十七年滅項傳齊滅之不言齊滅之為桓公諱也

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焉然則滅譚不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疏杜云此柯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猶

阿大夫即此今故城在今兗州州陽穀縣東北五十里曰

阿城鎮有阿城上下二閘為運道所經水經注瓠子水篇

故瀆又北經東阿縣故城東經書冬及齊侯盟于柯杜預

曰東阿即柯邑也按國語曹沫挾匕首劫齊桓公返遂邑

於此矣方輿紀要東阿故城在兗州府東平州東阿縣二

十五里春秋時為齊之柯邑

何以不日注据唐之盟日疏注据唐之盟日○即隱二年秋

通義云當言不月而難其日者言欲通解桓盟不日為信

以下諸盟或時或月故但舉不日以色也

易也注易猶佼易也相親信無後患之辭疏注易猶至之辭

知非刺客睥人而簡易若是義與此同易之易簡鄭氏亦

訓為佼易按易大壯音義喪羊于易鄭音亦謂佼易也詩

天作岐有夷之行傳夷易也箋云以岐邦之君有佼易之

道正義曰言乾以佼易故為知坤以凝簡故為能易詩義

其易奈何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其不日何以始乎

此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注進前也曹子見

莊將會有慙色故問之疏注進前也○詩大雅常武云進

受命於主人注進前也又士喪禮諸公門東少進注少前

進於列

也史記作曹沫新序雜事云昔者齊桓公與魯莊公為柯

之盟魯大夫曹劌謂莊公曰齊之侵魯至於城下城壞壓

竟君不圖與魯覽責信云齊桓公伐魯魯請比關內侯以

聽曹劌謂莊公曰君寧死而又生乎寧生而又死乎公曰

何謂也曰聽臣之言國必滅亡身必危辱是死而又死也公曰請

諾

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注自傷與齊為讐不能復也

伐齊納糾不能納反復為齊所脅而殺之疏新序云莊公

生不若死注自傷至復也○舊疏云桓十八年公薨于齊莊九年及

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是也
注伐齊至殺之。舊疏云上九年夏公伐齊納糾傳曰伐而言納者猶不能納也。又齊人取子糾殺之是也。

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注當猶敵也將劫之

辭疏注當猶至之辭。新序云曹劌曰然則君請當其君

齊策天下不能當注當敵也呂覽無義云魏使公子印將而當之當亦敵也鄂本劫作却誤

莊公曰諾於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注土基三尺土階三等曰

壇會必有壇者為升降揖讓稱先君以相接所以長其敬

疏注土基至曰壇。華嚴經音義引漢書音義云築土而

君子言有壇字注累上為壇書金滕為三壇傳壇築土釋文引馬注云壇土堂獨斷云壇謂築土起堂蓋於平野築土為之國語吳語王乃之壇列注壇在野所以講列士衆趨告之處也凡壇皆三等山海經南山經成山四方而三

壇注三等是也周官司儀為壇三成成猶重也意亦三等與

禮觀禮云壇深四尺注深謂高也從上曰深鄭亦引司儀

為証亦必階三等也下等之下有基應去地一尺故為四

尺亦如再重一重不重不重者別有席一重也

注會必至其敬。禮觀禮云為官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

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注四時朝觀受之於廟此謂

時會殷同也宮謂壇土為埽以象墻壁為宮者于國外八

尺曰尋十有二尋則方九十六尺三重者自下差之為三

等而上有堂也堂上方一丈四尺上中等下等每面十

二尺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所謂明神也會同而

盟明神臨之則謂之天之司盟諸侯會盟意亦當然上設方明諸儀亦所以長其敬也上四年傳云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

曹子手劔而從之注從隨也隨莊公上壇造桓公前而脅之

曹子本謀當其臣更當其君者見莊有不能之色疏新序

會兩君就壇兩相對揖曹劌手劔拔刃而進追桓公於壇上

注隨從至脅之。詩既醉從以孫子箋從隨也。隱四年傳稱人則從不疑也。注從隨從也。說文从相聽也。从二人。二人故有相隨之象。昭二十八年左傳從使之收器者。注從隨也。史記刺客傳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注劉氏云短劍也。蓋鉄論以為長尺八寸。其頭類匕。故曰匕首。

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注管子管仲也。君謂莊公也。桓公卒。愕

不能應。故管子進為此言。疏。據史記刺客傳。以此為桓公

注。桓公至此言。舊疏云。正以劫桓公而管子對故也。又選高唐賦。卒愕異物。注愕與選同。廣雅釋詁。愕驚也。又文選西都賦。注引字林。書愕驚也。說文。走部。選。相驚遇也。漢書張良傳。良愕然欲毆之。注愕驚貌。卒讀曰猝。桓公見曹

子手劍從脅。故猝然驚愕。不能言。管子乃進而問也。視史記叙事為肖。

曹子曰。注莊公亦造次不知所言。故任曹子。疏。注莊公至曹

者之意。猶上注之不能也。舊疏云。正以問莊公而曹子對。故言此。

城壞壓竟。注齊數侵魯。取邑以喻侵深也。疏。釋文。壓境於甲

厭竟。定十五年傳。厭死。釋文。作厭死。音於甲。反。可証。竟。唐石經。諸本同。鄂本。竟。作境。俗字也。謂齊數來侵魯。致會城。郭壞。敗。抑。壓。魯。竟。故。注。云。以。喻。侵。深。也。

君不圖與。注君謂齊桓公圖計也。猶曰君不當計侵魯太甚

疏。注圖計至太甚。說文。口部。圖。畫計難也。詩小雅常棣

謀。即計也。史記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疆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以壓境為壓齊之境。語意未詳。新序云。迫桓公于壇上。曰。城壞壓竟。君不圖與。亦與此傳同。謂侵魯太甚。

必將攻復君不計及之與也

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注取侵邑非一欲求何者疏新序云然則將何求

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注欲復魯竟疏新序云曹劄曰願請汶陽田史記齊世家

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于壇上曰反魯之侵地荆軻傳太子曰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固大善矣

管子顧曰君許諾注諸侯死國不死邑故可許諾疏注諸侯

禮記曲禮云國君死社稷是諸侯死國也舊疏云即曲禮下篇云國君去其國止之曰若之何去社稷矣是無去國之文不言若之何去田邑故知不死邑也朱氏彬經傳考証云諸侯死國不死邑必古有是語而何氏述之非第如曲禮所云也按呂覽云仲曰以地衛君非以君衛地君其許之乃與之盟亦此義

桓公曰諾疏齊世家云桓公許之刺客傳桓公乃許盡歸魯公是其事也

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注下壇與曹子定約盟誓在莊公

也必下壇者為殺牲不絜又盟本非禮故不予壇上也疏

新序曹劄請盟桓公遂與之盟荀子王制云桓公劫于魯莊史記魯仲連傳曹子為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注下壇至公也通義云壇上本兩君會盟之所故桓公更下壇與曹子盟注必下至不絜舊疏云不字亦作清字者各本絜作潔依宋本正注又盟至上也舊疏云即桓三年傳云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是也

已盟曹子標劍而去之注標辟也時曹子端劍守桓公已盟

乃標劍置地與桓公相去離故云爾疏刺客傳既已言曹

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齊世齊已而曹沫

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新序已盟標劍而去之是也

注標辟也。釋文標音交反辟也。劉光云辟捐也。孟子萬

章篇標使者注標麾也。音義標音杓。又音拋。與此同。詩邶

風相舟云寤辟有標。傳辟拊心也。標拊心貌。釋文標符小

反與此異。而標辟同為拊心。則標即是辟。與此同也。說文

手部摩搗也。搗裂也。一曰手指搗也。摩旌旗所以指摩也。

麾即俗摩字。摩訓搗。搗訓摩。摩即搗。趙氏訓標為麾。猶此

訓辟也。詩召南標有梅。傳標落也。標乃芟字之借。曹沫標

劍置地。標義與芟同。亦謂墜落其劍置於地而去也。廣雅

釋詁云標擊也。與此異。

注時曹至云爾。舊疏云端猶始也。言曹子從始持劍守

桓公盟訖乃標劍置地與桓公相去遠也。按端正也。謂正

持其劍守桓公也。訓始不辭。

要盟可犯。注臣約束君曰要。彊見要脅而盟爾。故云可犯。疏

注臣約至盟爾。漢書文帝紀注文穎曰要劫也。荀子王

霸篇臣下曉然皆知其可要也。注要約也。臣劫約其君曰

要君論語憲問云雖曰不要君是也。閩本監本毛本作臣

約其君誤。鄂本宋本作束。據正。

而桓公不欺。疏齊世家云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

而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刺客傳亦云桓公忽欲

倍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

下之援。不如與之。然則管仲不失信而云桓公不欺者。善

則歸君也。繁露竹林云齊桓知不肯要盟以自滿。流也。遂

為賢君而霸諸侯。

曹子可雙。注以臣劫君罪可雙。疏。闕文。

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注諸侯猶

是翕然信鄉服從再會于鄆。同盟于幽。遂成霸功。故云爾。

劫桓公取汶陽田。不書者諱行詐劫人也。疏齊世家於是

三敗所亡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新序云左

右曰要盟可信。曹劌可仇。請背盟而討。曹劌管仲曰要盟

可負而君不負曹劌可仇而君不仇著信於天下矣遂不
倍又云三存亡國一繼絕世尊事周室九合諸侯一匡天
下功次三王為五伯長本信起乎柯之盟也穀梁傳曰信
齊侯也呂覽歸尚云欲勿予仲曰不可人劫之不知不可
謂智臨難而不能勿聽不可謂勇許之而不與不可謂信
有地見信於天下君猶得也
注諸侯至服從。猶由通禮記雜記云猶是祔于王父也
注猶當為由新序云天下諸侯翕然而歸之
注再會于鄆。即下十四年冬單伯會齊侯已下于鄆又
十五年齊侯宋公已下會于鄆是也
注同盟于幽。見下十六年及二十七年
注遂成至之爾。齊世家云七年諸侯會桓公于鄆而桓
公於是始霸焉蓋用下十五年左傳復會馬齊始霸焉之
語新序云為鄆之會幽之盟諸侯莫不至焉
注劫桓至人也。舊疏云正以成二年書取汶陽之田故
也繁露對膠西王云春秋之義貴信而賤詐詐人而勝之
雖有功君子弗為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
為其詐以成功苟為而已也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五
霸者比於他諸侯為賢者比于聖賢何賢之有然則桓公

比諸魯莊行詐劫人為賢然其因管仲一言強為不欺不
怨以要諸侯究非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者比也春秋
與五伯春秋之不得已也故公羊之例不信者日而桓盟
不日公羊以凡書致者皆有危辭以臣子毒其君父脫危
之至而與桓會不致亦所為假以立義者也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疏左傳以為宋人背北杏

夏單伯會伐宋其言會伐宋何注据伐國不殊會曹伯襄言

會諸侯疏注据伐至殊會。舊疏云與上諸侯俱是伐宋

注曹伯至諸侯。即上傳二十八年冬曹伯襄復歸于曹
遂會諸侯圍許是也

後會也注本期而後故但舉會書者刺其不信因以分別功

惡有深淺也從義兵而後者功薄從不義兵而後者惡淺

疏舊疏云若其不後宜言單伯會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如
下文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之文按杜云既

伐宋單伯乃至故曰會伐宋惟以單伯為周大夫為異穀

梁傳會事之成也注伐事已成單伯乃至

及暨者明當隨意善惡而原之欲之者善重惡深不得已

者善輕惡淺與此義同

注從義至功薄。舊疏云即此是按下十六年邾婁子克

卒注云小國未嘗卒而卒者為慕伯者有尊天子之心即

謂上十三年會于北杏是從義兵而先者也故詳錄之以

示褒義

注從不至惡淺。舊疏云無經可據但言理當然也

秋七月荆入蔡疏與十年書荆同義穀梁傳荆者楚也其曰

不如字與公羊義同彼疏引麋信之楚子貪淫為息媯滅

蔡故州舉之是取左傳之說自亂其家法矣彼十年傳云

狄之也此亦宜同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疏釋文鄆本亦作甄杜

城也齊世家作甄大事表云後為齊豹邑昭二十年衛公

孟彊與齊豹狎奪之司寇與鄆即此鄆讀絹漢末為兗州

治曹操創業於此水經注鄆城在河南岸十八里河上之

邑最為險固今山東曹州府濮州東二十里舊城集故鄆

城也一統志云鄆城故城在曹州府濮州東二十里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疏上十四年

梁傳云復同會也此下傳亦云復同會也注為欲推桓為

霸故復會於此按穀梁上北杏之會下云是齊侯宋公也

其曰人何也始疑之何疑焉桓非受命之伯也將以事授

之者也意謂諸侯將權推齊侯行伯事故此二會為復同

會推齊為伯公羊於此二會無傳以繁露精華篇所云齊

桓仗賢相之能用大國之資即位五年不能致一諸侯於

柯之盟見其大信一年而近國之君畢至鄆幽之會是也

故之則與穀梁義同惟公羊以北杏之會為齊桓未為諸

侯取信鄉故董生本柯之盟為說

夏夫人姜氏如齊疏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

父母終思歸甯而不得故書以示譏舊疏云復與桓通也

未知所本

秋宋人齊人邾婁人伐兒疏釋文兒音郟左氏穀梁作郟元

氏是邾兒通也通義云宋序上者諸侯為宋伐倪故宋主之又云倪舊兒與五年經文倪字不同今改范云宋主兵故序齊上而序上下以國大小為次夷狄在下征伐則以主兵為先春秋之常也

鄭人侵宋

冬十月

公羊義疏三之六

何氏解詁

句容陳立學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邾婁人伐宋疏蓋報上年之侵也故宋主兵

秋荆伐鄭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

滕子同盟于幽疏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損缺以字數計

穀梁傳云不言公按公會二字當為衍文左穀無公字猶贖會字據十九年何注先是鄆幽之會公比不至公子結

出竟遭齊宋欲深謀伐魯故專矯君命而與之盟然則幽之會非特魯君不至即士大夫亦未有來會者猶十五年

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不曰公會齊侯及會齊侯云云也按繁露滅國下云幽之會莊公不往是董生所

据公羊無公會字又下十九疏云十六年冬會齊侯宋公以下同盟于幽經不言公會故知魯侯不至矣則徐彥所据本亦無公會二字且彼疏所引此經有會字亦衍文也又穀梁傳云不言公外內寮一疑之也既外內諸侯同疑公與齊仇可事齊不明魯之臣子亦未與會則穀梁會字亦衍文也繁露滅國下又云不事大而事小曹伯之所以戰死於位諸侯莫助憂者幽之會齊桓數會諸侯曹小未嘗來也是公羊亦無曹伯與左氏經同今有者亦衍文也滑者杜云滑國都費河南緱氏地按今為河南府偃師縣地幽者杜云宋地大事表云當在今歸德府考城縣界

同盟者何同欲也注同心欲盟也同心為善善必成同心為惡惡必成故重而言同心也疏穀梁疏引此傳云同盟者釋加義作何與全傳例合左傳曰鄭成也穀梁曰同尊周也意各異按繁露精華云齊桓於柯之盟見其大信一年而近國之君畢至郵幽之會是也則郵幽之會為齊伯始齊桓以尊周為伯業之大盛當與穀梁義同

注同心至心也○惠氏棟校云故重而言同心也心字衍按此注道春秋書同盟通例也

邾婁子克卒注小國未嘗卒而卒者為慕霸者有尊天子之心行進也不日始與霸者未如瑣瑣卒在二十八年疏錢氏

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問古人名克字子儀何也曰古文儀與義同義从我我从牙牙古文殺字故義主斷制易四德元為仁利為義利亦从刀而以和為訓故曰利物足以和義春秋傳師克在和故克之字曰儀父曰子儀

注小國至進也○通義云即儀父也小國錄卒者足衰文不葬者起實小國也上十三年齊侯宋人陳人邾婁人會于北杏是慕霸者有尊事天子之心事也穀梁傳曰其曰子進之也

注不日至八年○下二十八年夏四月丁未邾婁子瑣卒是書日矣彼注云日者附從霸者朝天子行進蓋儀父僅會伯者于北杏行不如彼進與瑣闔本監本同鄂本宋本瑣作瑣釋文作瑣按瑣正字瑣瑣俗所傳聞世未錄小國卒葬錄者唯此及瑣滕子以先朝隱公春秋褒之嗣子得以其禮祭稱侯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瞻疏左穀作鄭詹詩魯頌閟宮云魯邦所詹說苑雜言篇引作是瞻

韓詩外傳風俗通初學記並引作所瞻左傳僖二十三年
叔詹曰宋世家作叔瞻是詹瞻通也下同
鄭瞻者何鄭之微者也注以無氏也疏云欲言尊卿名氏不
具按與當國辭同所謂貴賤不嫌同號也

此鄭之微者何言乎齊人執之注据獲宋萬不書者不坐獲

微者今書齊稱人坐執文疏注据獲至執文。上十二年

注獲不書者士也是彼獲微者魯不坐獲也此言齊人執

書甚佞也注為甚佞故書惡之所以輕坐執人也然不得為

伯討者事未得行罪未成也孔子曰放鄭聲遠佞人罪未

成者但當遠之而已疏通義云為魯將受佞人故書其執

以其逃來志之也逃來則何志將有其末不得不錄其本

也鄭瞻鄭之佞人也與此傳意同書皋陶謨篇何畏乎巧

言令色孔子偽孔傳孔甚也禹言有苗驩兜之徒甚佞如

此是甚佞即孔子也爾雅釋言孔甚也又釋詁壬佞也郭

引書而難任人史記五帝本紀作遠佞人後漢書郭惲傳

欺人故曰孔子九經古義云佞讀為年故國語輿人誦曰

佞之見喪果佞其田佞與田協故讀曰年年讀為壬田讀

為陳故甚佞謂之孔子齊田謂之齊陳既同物又同聲是

之謂古訓

注為甚至執人。書名賤惡義明故執人罪可輕坐也為

大夫不得專執也穀梁傳人者眾辭也以人執與之辭也

注然不至成也。舊疏標起訖云不得為至未成也則然

字衍文事未得行毛本作事不得行誤通義云知非為齊

執甚佞書者若以其佞執之當得為伯討今齊稱人則執

不當罪或正如左氏傳所說怒鄭不朝故耳按僖四年傳

云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今稱人而

執者知非伯討故注如此解如孔義用左氏說則鄭詹無

罪之人何為去氏下又書鄭詹自齊逃來一外大夫春秋

不憚其語重詞複何耶

注孔子至而已。各本但誤伯依鄆本宋本正所引見論

語衛靈公篇白虎通誅伐篇佞人當誅何為其亂善行傾

覆國政韓詩內傳曰孔子為魯司寇先誅少正卯謂佞道
已行亂國政也佞道未行章明遠之而已論語曰放鄭聲
遠佞人義與此同又陽貨篇云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夏齊人瀦于遂瀦者何積也

疏校勘記云諸本同釋文積本又作瀦唐石經此字缺毛本

依釋文改瀦非左氏穀梁作瀦于遂杜云瀦畫也疏以為爾雅釋詁文舍人注曰瀦眾之盡也詩秦風黃鳥云瀦哉良人傳瀦畫也襄二十八年左傳其將聚而瀦旃注瀦畫也說文反部瀦微畫也从攴戴聲春秋傳曰齊人瀦于遂說文多用古文春秋也漢書地理志引作隧

眾殺成者也注瀦者死文瀦之為死積死非一之辭故曰瀦

積眾多也以兵守之曰戍齊人滅遂遂民不安欲去齊強
戍之遂人共以藥投其所飲食水中多殺之古者有分土
無分民齊戍之非也遂不當坐也故使齊為自積死文也

稱人者眾辭也不書成將帥者封內之兵故不書疏

注瀦者至

瀦積禮記曲禮云四足曰瀦正義云牛馬之屬若一箇死則餘者更相染瀦而死說文水部瀦瀦也從水戴聲又瀦瀦也從水責聲又瀦久瀦也從水區聲則瀦為瀦汙相染連及眾盡之辭人死相及亦猶是也注以積訓瀦傳以瀦解瀦義並通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淹瀦謂之瀦洳又引字林瀦瀦也廣雅釋詁瀦瀦也義取相積而死故不曰瀦曰瀦段注說文云公羊傳文及說文皆當作積為長許云瀦瀦也瀦義不與瀦義聯可以知許說矣按今人以物久積水為瀦則瀦亦有久積之義故詩陳風東門之池可以瀦麻傳瀦柔也疏引考工記注瀦漸也楚人曰瀦此云瀦柔者謂漸瀦之使柔韌也周禮考工記鍾氏染羽涇而瀦之史記貨殖傳漸瀦於失教是也淮南子要略瀦瀦肌膚皆積染之義故鄭注曲禮云瀦謂相瀦汙而死引春秋傳曰大災者何大瀦也齊人為遂所瀦積而死與大災同故云非一之辭

注眾多也爾雅釋詁云眾多也說文水部眾多也从水目眾意

注以兵守之曰戍詩王風揚之水云不與哉戍申傳戍

守也又小雅采薇序遣成役也箋云成守也史記陳涉世家云遣成漁陽注成者屯兵而守說文戈部成守邊也从人持戈

注齊人至殺之。滅遂事在上十三年左傳云遂因氏領氏工妻氏須遂氏饗齊成醉而殺之齊人殲焉注云饗酒食也蓋亦謂以藥物投酒食殺之也穀梁傳殲者盡也然則何為不言遂人盡齊人也無遂之辭也無遂則何為言遂其猶存遂也存遂奈何曰齊人滅遂使人成之遂之因氏飲成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此謂狎敵也二傳皆以為饗齊成與此微異

注古者至文也。說在桓元年有分土無分民故齊強成之遂不當坐也

注稱人者眾辭。穀梁齊人執鄭詹傳云人者眾辭也決與微者貶者稱人異也

注不書至不書。時已無遂故從封內兵辭

秋鄭瞻自齊逃來何以書書甚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

注重言來者道經主書者若傳云爾蓋痛魯知而受之信

其計策以取齊淫女丹楹刻桷卒為後敗也加逃者抑之也所以抑之者上執稱人嫌惡未明繫鄭者明行當本於鄉里也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鄉人皆惡

之何如子曰未可不若鄉人之善者善之鄉人之惡者惡之疏注重言至云爾。言經所以主書來者若傳重言之

其作禍矣按淮南說林訓故鄭詹入魯春秋曰佞人來使朝於楚齊人執之自齊逃至魯魯謂之佞人按時齊桓未卒被注誤

注蓋痛至敗也。下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秋夫人姜氏入是取淫女事也二十三年丹桓宮楹刻桷宮楹是丹楹刻桷事也卒為後敗即淫二叔殺子般閔公事是也舊疏

以娶淫女為鄭瞻計為春秋說文通義云鄭瞻之事傳無明文何注每有此類疏輒以為出春秋說然若龍門之戰

僖公取楚女緯侯未與董仲舒已言之漢藝文志又有公

信公取楚女緯侯未與董仲舒已言之漢藝文志又有公

羊外傳五十篇今亦未見云云之說疑皆公羊師學相承
未敢以意去取後漢書楊秉傳云蓋鄭詹來而國亂是也
新語三鄭詹亡齊而歸魯齊有九合之名而魯有乾時之
恥夫據千乘之國而信讒佞之計未有不亡者也按乾時
戰在上九年與此無涉陸誤
注加逃至未明。上執稱人是言齊非伯討疑詹無惡故
書逃抑之穀梁傳曰逃義曰逃
注繫鄭至惡之。毛本繫作繁誤所引見論語子路篇今
本兩未可下有也字又善之作好之舊疏引鄭氏彼注云
鄉人之善行者善之惡行者惡之蓋鄭本亦好之作善之
也中論審大臣篇時俗之所不譽者未必為非也其所譽
者未必為是也詩云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
狂且言所謂好者非好醜者非醜亦由私之所致也鹽鉄
論除狹云古之進士鄉擇而里選故士修之鄉曲升諸朝
廷行之幽隱明呈顯著

冬多麋

疏爾雅釋獸麋牡麋牝麋其子麋說文鹿部麋鹿屬
賦沈牛麋麋注麋似水牛大戴記夏小正云十一月麋角
隕墜禮記月令仲冬之月麋角解疏引熊氏云鹿是山獸

夏瑩得陰氣而解角麋是澤獸故冬至得陽氣而解角

何以書記異也注麋之為言猶迷也象魯為鄭瞻所迷惑也

言多者以多為異也疏注麋之至迷也。白虎通鄉射篇

奇曰麋之為言迷也麋迷疊韻為訓

注象魯至惑也。舊疏云感精符文漢書五行志云嚴公

十七年冬多麋劉歆以為毛毳之孽為災劉向以為麋色

青近青祥也麋之為言迷也蓋牝獸之淫者是時嚴公

將取齊之淫女其象先見天戒若曰勿取齊女淫為迷國

嚴不寤遂取之夫人既入淫於二叔終皆誅死幾亡社稷

董仲舒指略同京房易傳曰廢正作淫大不明國多麋又

曰震遂泥厥咎國多麋經義雜記云按何注公羊云麋之

為言猶迷也本劉子政義志云董仲舒指略同則公羊亦

以麋為淫女天子之示戒於莊公也乃何氏云象魯為鄭

瞻所迷惑則據春秋說以取齊女為聽鄭瞻計較先儒迂

遠矣京君明說易當震遂泥為溺愛淫女故迷惑不明而

國多麋季奇注具二說謂從二至五有坎象坎為水四為

泥在水中故曰震遂泥二者泥溺於水不能自拔道未光

也或以為溺於淫女故其妖多麋麋迷也後說得經意范
解穀梁引易傳首二句義不了當以劉子政說補之按魯
取淫女由於鄭瞻所迷何說推本言之兼有取齊淫女義
何迂回有也京房易傳云廢正作淫為大不明則因多麋
與何義合博物志東陽縣多麋千百為羣据食草根其處
成泥名曰麋峻民人隨此峻種稻不耕而獲其收百倍則
麋非害稼之物杜云麋多則害五稼未知所本
注言多至異也。左疏云麋是澤獸魯所常有是年暴多
故言多以災書按麋陰類故多麋記其異異者變之後時
而見者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注是後戒犯中國魯蔽鄭瞻

夫人如菅淫泆不制所致疏穀梁傳不言日不言朔夜食

月食日者以其無形故闕疑其夜食何緣書乎鄭君釋之
曰一日一夜合為一日今朔日日始出其食虧傷之處未
復故知此自以夜食夜日則亦屬前月之晦故穀梁子不
以為疑劉氏逢祿曰果虧未復即是朝食何為夜乎天之
垂象必明以吉凶示人故夜不占日猶晝不占星也夜食
之說於義為短經義述間亦云月掩日而過謂之日食但

蔽其明無所虧傷安得既出之後尚有虧傷之處未復乎
漢書五行志嚴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穀梁傳不言日
不言朔夜食注張晏曰日夜食則無景立六尺木不見其
景以此為候又云史推合朔在夜明旦日食而出而解
是為夜食注孟康曰夜食地中出而止劉向以為夜食者
陰因日明之衰而奪其光公羊傳曰食晦董仲舒以為宿
在東壁魯象也劉歆以為晦魯橋分經義雜記十三云按
今公羊無傳何注無食晦之文而漢志引公羊傳曰食晦
者蓋董仲舒等所見公羊有之或漢初公羊家說也劉歆
說左氏亦以為食晦與公羊合杜云不書日官失之非九
經古義云漢志云合朔在夜明旦日食而出而解則穀
梁家亦以夜食屬前日之晦矣鄭君云夜食屬前日之晦
與三傳及漢志並合包氏慎言云經三月書日食不言日
日與朔公羊例為食晦劉孝孫推以為壬子朔小二月三
月即壬子朔劉歆亦以為食晦穀梁例為夜食麻為二月
晦日然則經書三月正其當為朔也通義云不日者食於
晦也晦則不言日者是月更無餘日故舉月以包之也趙
訪引長麻三月係癸未朔隋麻志劉孝孫推是年食合壬
子朔元史麻志大衍推是歲五月朔交分入食限三月不
應食按萬充宗黃蔡洲荅問問曰王伯厚云衛朴推驗春

秋日食合者三十五獨莊十八年三月古今算不入食限
答曰是年乙巳歲二月有閏至三月實四十九日一十三
時合朔癸丑未初初刻交周十一一宮二十八度三四三
七正合食限朴蓋不知有閏故算不能合耳則更無夜食
事矣按是年應二月癸未朔三月癸丑朔二月大也
注是後至所致。戎犯中國下公追戎于濟西傳大其為
中國追是也魯蔽鄭瞻見上十七年鄭瞻自齊逃來注信
其計策取齊淫女并極刻桷是也夫人如莒下十九年夫
人姜氏如莒是也舊疏云是勝陽之象故日為之食漢書
五行志云嚴公十九年三月日有食之劉向以為象周天
子不明齊桓將奪其成專會諸侯而行伯道其後遂九合
諸侯天子使世子會之此其效也董仲舒以為後公子慶
父叔牙果通於夫人以劫公俱與何義異

夏公追戎于濟西注以兵逐之曰追疏大事表云杜注公追
魯界為魯濟蓋魯地宣元年齊人取濟西田杜注故曹地
傳三十一晉文以分魯濟西約在今曹州府曹縣鄆城
鉅野三縣之地
注以兵逐之曰追口廣雅釋詁追逐也周禮小司徒職以

比追胥注追逐寇也春秋莊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濟西又
士師職以比追胥之事注追寇也凡逐即謂追此追戎以
兵故曰以兵逐之曰追何氏望文生義也

此未有言伐者疏經義述間云謹案此未有言伐者言字後
追則大其非為已追而為中國追也傳二十六年齊人侵
我西鄙公追齊師至嵩弗及彼云齊人侵我西鄙則有伐
者矣有伐者而言追是為已追此未有伐者而言追是為
中國追也下文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為中國追何與
此未有伐者文義正同又十九年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
何三十一一年傳此未有伐曹者則其言取之曹何與此文
義亦同乃謂此時未有伐之事非謂經文未有言伐者也
伐上不當有言字唐石經無傳二十六年疏引此有言字
蓋後人據誤本加之

其言追何注據公追齊師至鄆舉齊侵也疏注據公至侵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是舉齊侵也鄆閭本
監本毛本同鄆本鄆作嵩按十行本疏中凡鄆字皆作嵩

當据正

大其為中國追也注以其不限所至知為中國追也疏注以

追也。舊疏云公追齊師至鄒限其所至乃是自為己追故知如此

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為中國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之

也疏繁露滅國下云魯大國幽之會莊公不往戎人乃窺

蓋濟西之國逼近戎患公緣是興師逐之故善其未至而

豫為中國追也其後曹君卒死於戎難董仲舒曰舊傳無

大之之辭兵已加焉乃從救之則其美未至豫脩之則美

之善其救害之先也夫救患而先之則害無由起而天下

無害矣然則觀物之動而先覺其萌絕亂塞害於將然而

未行之時春秋之志也故救害而先知之明也公之所恤

遠而春秋美之詳其美恤遠之意則天地之間然後快其

仁矣是以知明克而仁厚遠遠而愈賢近而愈不肖者愛

也故王者愛其四夷伯者愛及諸侯安者愛及封內危者

愛及旁側亡者愛及獨身漢書辛慶忌傳云加以兵革久

寢春秋大災未至而豫禦之是也穀梁傳其不言戎之伐

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適於我也

其言于濟西何注据公追齊師至鄒弗及不言于也疏注据

于也。莊元年注于遠辭也

大之也注大公除害恩及濟西也言大者當有功賞也追例

時疏注大公至西也。通義云自濟以西不限所至之辭

之大天子也者同意穀梁傳於濟西者大之也何大焉為

公之追之也春秋以尊王攘夷為主莊公追戎除害故為

大辭注言大至賞也。舊疏云公追齊師至鄒弗及不言于今

言于者謂公有大功於王法當褒矣注追例時。此書夏是也舊疏云傳二十六年公追齊師

雖在正月己未下不蒙日月

秋有載何以書記異也注載之猶言惑也其毒害傷人形體

不可見象魯為鄭瞻所惑其毒害傷人將以大亂而不能

見也言有者以有為異也疏注或之至惑也。漢書五行

引五行傳或猶惑也又云不書來者亂氣所生不從外來

故也漢書引經文作或亦或之變體釋文或本又作或馬

氏宗璉左傳補注云呂覽蟬或高誘注兗州謂或為騰音

相近也淮南子沅州謂之騰高注騰讀音近。緩氣釋文

或本又作或玉篇蟻或或皆徒得反是或字本作騰因方

言讀為或耳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三年詔曰去其蟻或元

懷注或一名短狐說文繫傳虫部或亦解為短狐皆因元

凱注誤案馬說非是騰自有或音騰或同部段借也此經

之或自為短狐何杜義同杜云或短狐蓋人含沙射人為

災是也注其毒至可見。詩小雅何人斯云為鬼為或傳或短狐

也釋文引沈重云或音域狀如鱉三足一名射工俗呼之

水弩在水中含沙射人一云射人影疏引陸璣疏云一名

射影江淮水中有人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令人影則殺之

故曰射影南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

或曰含沙射人皮肌其狀瘡如疥是也是其毒害傷人形

體不可見也段云孤誤孤是也釋文正義並云短狐今說

文本或字下皆誤漢五行志注作孤不誤按山海經大荒

南經有或山者有或民之國桑姓食黍射或是食郭注或

短狐也似鼈含沙射人中之則病死楚辭大招云或或短

狐王逸注或或短狐類也短狐鬼域也大招又云或或無

南或傷躬只王逸注或或短狐也引詩為鬼為或廣韻引

中記云長三四寸蟾蜍鷺鷥鴛鴦悉食之似作孤亦通

注象魯至見也。感精符文見漢書五行志云嚴公

十八年有或劉向以為或生南越越地多婦人男女同以

淫女為主亂氣所生故聖人名之曰或在水旁能射人射

人有處甚者至死南方謂之短狐近射妖死亡之象也時

嚴將娶之淫女故或至天戒若曰勿娶齊女淫惑篡弑之

禍嚴不寤遂取之入後淫於二叔二叔以死兩子見弑夫

人亦誅劉歆以為或盛暑所生非自越來也京房易傳曰

忠臣進善君不試厥咎國生或何氏言象為鄭瞻所惑正

以莊信鄭瞻取齊女故至大亂而不能見也義自相足又

引洪範五行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既厥罰恒陰

厥極弱時則有射妖即此是也公羊問荅云問或之猶言

惑也其義何取曰人民蠱惑其君則或生周禮蠹氏疏引

服虔云或短狐南方盛暑所生其狀如鱉古無今有含沙

射人皮肉中其瘡如疥偏身中獲獲蟻故曰災禮曰惑
君則有左疏引五行傳曰惑如蠶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
人多淫故其地多載淫女惑亂之氣所生也
注言有至異也。經義雜記云穀梁傳云一有一無曰有
或射人者也故劉以為在水旁能射人又以齊女淫惑為
說取義嚴切范解祗引京房易傳說亦不了又君不試師
古曰試用也范注作君不識字誤何注及左疏所引五行
傳與五行志所載劉說同陸機毛詩義疏服虔注與劉子
政射人甚者至死何邨公壽言傷人形體義合劉子駿以
為盛暑所生未詳所本按昭二十五年傳有穀梁疏引舊解一
云非中國之禽也凡未有而有者書有穀梁疏引舊解一
有南越所生是也一無魯國無是也今以為或有有時或
有無時言不常也故書曰有蓋書多者魯所常有今歲特
多故以多為異書有者本無此物今而忽有故以為異
也舊疏云今此不書來者亂氣所生不從外來故與書來
巢異也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疏孔氏廣森

絕句于鄆絕句結不書卒則未命為卿本不當氏氏公子者蓋善其遂事襄錄之

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注言往媵之

者禮君不求媵二國自往媵夫人所以一夫人之尊疏釋

釋親屬云姪娣曰媵媵承事嫡也國語周語云王御不參一族韋注御婦官也參三也一族父子也故娶異姓以備

三不參族也說文人部侯送也呂不韋曰有仇氏以伊尹侯女段注侯今之媵字釋言媵將送也周易媵口說也虞

注媵送也燕禮鄭注九歌王注媵送也送為媵之本義以姪娣送女乃其一端耳禮士昏禮疏古者嫁女必以姪娣

從謂之媵者媵有二種若諸侯有二媵外別有姪娣是以莊公十九年經書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公羊傳曰諸

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諸侯夫人自有姪娣并二媵各有姪娣則九女是媵與姪娣別也若大夫士無

二媵即以姪娣為媵大夫士卑故也
注言往至之尊。白虎通嫁娶篇所以不聘妾何人有子
孫欲尊之義不可求人為妾何士即尊之漸賢不止于士妾雖
人為士不可求人為妾何士即尊之漸賢不止于士妾雖
賢不得為嫡即一夫人之尊義也

姪者何兄之子也

疏禮士昏禮云媵御餽注姪兄之子襄十
九年左傳其姪醜聲姪生光注姪兄之

子說文女部姪兄之女也其實弟之子女亦稱姪爾雅釋
親云女子謂舅弟之子為姪禮喪服傳謂吾姑者吾謂之
姪左傳傳十五年姪其從姑是也釋名釋親屬戚云姑謂
兄弟之女為姪姪送也共行事夫更送進御也專指媵之
姪言依喪服經則男女通稱姪故彼云姪丈夫婦人報也

娣者何弟也

疏經義述聞云家大人曰弟也本作女弟也女
弟也者別乎弟而言之也左傳隱元年成八

年十一月昭二十八年正義引此皆作弟也則唐初本已
有脫女字者不始於唐石經矣然白虎通義嫁娶篇及台
南鵲巢江有汎齋南山大雅韓奕正義士昏禮疏引此皆
作女弟也又說文及士昏禮注並云娣女弟也即本於此

傳則傳文元有女字明矣說文女部娣同夫之女弟也段
注按女子謂女兄弟曰娣妹與男子同而惟媵己之妹則
謂之娣蓋別於在母家之稱以明同心事一君之義也禮
喪服經皆言妹無言娣者今大徐本作女弟也非是按爾
雅釋親云女子同出謂先生為娣後生為娣郭注同出謂
俱事一夫可証段氏之說釋名釋親屬云妻之娣妹曰娣
娣弟也言與妻相長弟也以娣兼娣言非是錢氏大昕養
新錄云姪娣本雙聲字釋文姪大結反娣大計反此古音
也廣韻姪有徒結直一兩切今南北方音皆讀直一切無
有作徒結切者古今音有變易字母家乃謂舌頭舌上交
互出切此昧其根原而強為之詞也

諸侯壹聘九女諸侯不再娶注必以姪娣從之者欲令一人

有子二人喜也所以防嫉妬令重繼嗣也因以脩尊尊親

親也九者極陽數也不再娶者所以節人情開媵路疏注

以至親也。白虎通嫁娶云脩姪娣從者為其必不相嫉
妬也一人有子三人共之若已生之也通義云媵送也送

致其女也穀梁傳曰姪娣者不孤子之意也一人有子三人綴帶禮婦人無子當去諸侯夫人雖無子媵有子嫡不得去重黜尊也易曰得妾以其子此之謂也按後漢劉瑜傳云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姪娣有序河圖授嗣正在九房章懷注引公羊傳曰諸侯一聘三女天子一娶九女此夏殷制也與此傳異或公羊先師有如此說者尊尊親親舊疏云脩姪所以尊尊脩娣所以親親其上尊下親皆指嫡也

注九者至數也。白虎通嫁娶篇天子一娶九女者何重國廣繼嗣也九者何法地有九州承天之施無所不生也一娶九女亦足以承君之施九而無子百亦無益也王度記曰天子諸侯一娶九女或曰天子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百物必生也又五行篇君一娶九女何法法九州象天之施也御覽引異義云地有九州足以承天故天子娶九女法之也獨斷云春秋天子娶十二女夏制也又云天子娶十二女象十有二月三夫人九嬪諸侯一娶九州象九州一妻八妾按此即白虎通所引或說公羊義也漢書杜欽傳禮嘗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嗣重祖也張晏曰陽數一三五七九九數之極也臣瓚曰天子一娶九女夏殷之禮也

注不再至媵路。白虎通嫁娶云必一娶何防淫泆也為其棄德嗜色故一娶而已人君無再娶之義也又云不娶兩娣何博異氣也娶三國女廣異類也恐一國血脉相似俱無子也姪娣雖年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杜欽傳又云姪娣雖缺不得補所以養壽塞爭也

媵不書此何以書注据伯姬歸于紀不書媵也疏注据伯至隱二年按彼七年叔姬歸于紀注叔姬者伯姬之媵也彼有媵歸書事此云不書者彼注云媵賤書者後為嫡終有賢行重錄之非以媵書也

為其有遂事書注為下有遂事善也故書不當書以起將有

所詳錄猶伯姬書媵也不媵則當取得書者張本文言公

子結如陳遂及齊侯宋公盟于鄆疏注為下至詳錄。穀

此其志何也辟要盟也何以見其辟要盟也媵禮之輕者也盟國之重也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彼以為要盟與公

羊異以為有遂事書則同也校勘記云按以字衍當刪正
蓋勝本不當書為下有遂及齊侯宋公盟事欲詳錄其專
盟之善故書所不當書也
注猶伯姬書勝。成八年衛人來勝九年晉人來勝十年
齊人來勝傳皆曰勝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十年傳又
曰三國來勝非禮也曷為皆以錄伯姬辭言之婦人以眾
多為侈也則彼以錄伯姬賢詳錄三國勝亦非以勝書故
言猶也
注不勝至于鄆。言若不書勝則當止取得書者書之但
言公子結如陳遂及齊侯宋公盟矣時實為勝如陳故不
沒其本也

大夫無遂事疏

漢書馮奉世傳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
之義無遂事漢家家法有矯制故不得侯劉
向謂國有危而不專救者不忠國無危而擅生事者
不臣漢律有矯謂言矯謂不害害者死是大夫無遂事者
經禮也周禮條狼氏職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明大臣
於大小事皆須關白不得專也

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注以外事不素制不豫

設故云爾疏

禮聘禮記云辭無常孫而說注孫順也大夫
使受命不受辭必順且說錢氏大昕潛研堂
荅問云三代之世諸侯以邦交為重故使於四方不辱君
命則稱之使於四方不能專對則譏之論語之辭達則專
對之辭也大夫受命不受辭聘禮記辭多則史少則不達
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通義云古之為大夫者祭祀能語
喪紀能誅升高能賦作器能銘山川能說師旅能誓田能
施命貞能命龜使能造命能是九者可謂有德音矣是故
聘禮受命不受辭辭無常孫而說使於四方不能專對不
可以為大夫
注以外至之爾。詩魏風伐檀云不素餐兮傳素空也不
素制謂空為議制也玉篇象部豫逆脩也不可逆為備設
也

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注先是鄆幽之會

公比不至公子結出竟遭齊宋欲深謀伐魯故專矯君命
而與之盟除國家之難全百姓之命故善而詳錄之先書

地後書盟者明出竟乃得專之也盟不地者方使上為出
竟地即更出地嫌上地自為媵出地也陳稱人者為內書
故略以外國辭言之此陳侯夫人言婦者在塗也加之者
禮未成也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而盟不日者起國
家後背結之約非結不信也疏漢書馮奉世傳丞相將軍
有可以安國家則顯之可也又終軍傳御史大夫劾偃矯
制大害法至死偃以為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
稷存萬民顯之可也後漢書宋均傳均曰夫忠臣出竟有
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閻氏若據釋地又續云論語專對
專擅也即公羊傳專之可也專之大全辨載一說曰通義
理識時務不拘君命不執成規正得其解漢武帝使呂步
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誼顯斷于外不請康成謂大
夫自受命以出則其餘事莫不復請是皆專之之事也
注先是至不至○公比鄂本宋本同十行本比誤此閻本
監本毛本改作皆非按比猶頻也上十五年齊侯宋公陳

侯衛侯鄭伯會于鄆又十六年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
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皆無公會之文是公比不
至也今本十六年經誤衍公會此經舊疏云正以彼二經
皆不言公會是舊疏本無二字矣
注公子至錄之○繁露精華云難者曰大夫無遂事又曰
出竟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又曰大夫以君
命出進退在大夫也又曰聞喪徐行而不返也夫既曰無
遂事矣又曰專之可也既曰進退在大夫矣又曰徐行而
不反也若相悖然是何謂也曰四者各有所處得其處皆
是也失其處則皆非也春秋固有常義然有應變無遂事
者謂生平安甯也專之可也者謂救危救患也進退在大
夫者謂將帥用兵也徐行不反者謂不以親害尊以私妨
公也此之謂將得其禮知其指故公子結受命往媵陳人
歸于鄆遂生事從齊桓盟春秋弗非以為救莊公之危公
子遂受命使京師遂生事之晉春秋非之以為是時僖公
安甯無危故有危而不專救謂之不忠無危而擅生事是
卑君也故此二臣俱生事春秋有是有非是其義也又順
命云臣子大受命於君辭而出疆唯有社稷國家之危猶
得發辭而專安之盟是也盟上當脫郵字說苑奉使篇亦
云春秋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無遂事不得擅

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既曰大
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又曰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
不反何也曰此四者各止其科不轉移也不得擅生事者
謂平生常經也專之可也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
者謂將帥用兵也徐行而不反者謂出使道間君親之喪
也公子結擅生事春秋不非以為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擅
生事春秋譏之以為傳公無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專救
是不忠也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傳曰詩無通故易
無通占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按繁露滅國下云幽之會
莊公不往戎人窺於濟西由是魯孤獨而莫之救也此時
大夫廢君命專救危者謂此毛氏奇懿春秋傳此雖專事
然聘禮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
也故春秋無譏焉此與文八年公子遂盟雍而即與雒戎
盟于暴例同義或然與
注先書至之也。舊疏謂書鄆是也正以鄆為衛地故也
明至鄆後有所聞乃得專盟也
注盟不至地也。通義云鄆者盟地非致勝地也本送女
如陳行及于鄆值齊宋約盟而結與焉猶曰鄆子會盟于
鄆妻已酉鄆妻人執鄆子用之會盟者會曹南之盟非盟
于鄆妻也于鄆妻者起下事言行及于鄆妻而見執也此

二經文同今皆失其讀孔疏此鄆是衛之東地蓋陳取衛
女為婦魯使公子結送勝向衛至鄆聞齊宋為會將謀伐
魯故權事之宜去其本職不復送女至衛遂與二君會盟
故脩書之也送女至鄆女會盟鄆是盟處故言于鄆非
本期送女于鄆也然則鄆即盟地若更書盟于鄆則嫌上
鄆為勝出似專送女于鄆不見出竟與盟之善也
注陳稱至言之。宜稱陳侯今略稱人故注解之隱十年
傳春秋錄內而略外又隱三年宋公和卒注貶外言卒所
以褒內也又隱十一年注內適外言如外適內言朝聘所
以別外尊內也此為內書故外陳略稱人明此為結專盟
書非為勝事也
注此陳至塗也。隱二年傳云在塗稱婦故知鄆非勝婦
地矣穀梁傳其曰陳人之婦略之也注但為遂事假錄勝
事爾故略言陳人之婦不處其主名
注加之至成也。舊疏云此婦未成為夫人故加以絕
之若其已配禮宜言勝陳夫人不假言之以絕也
注冬齊至信也。即下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是也公
羊之例不信者日下即背盟宜日而此作大信辭者盟信
自在結也蓋魯君背約耳亦注家以意言之

夫人姜氏如莒疏上日有食之注云夫人如莒淫泆不制所國而經書姦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按父母歿後諸侯夫人義不得歸甯兄弟之國况異國乎知不
僅如穀梁所譏矣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注鄙者邊垂之辭榮見遠也疏

注鄙者至遠也。校勘記云諸本榮見遠也同句當有誤周禮大司徒邦國都鄙對言鄭注以邦之所居為國都之所居為鄙此以鄙為邊垂之辭蓋周禮都鄙距國五百里在王畿之邊故鄙可釋為邊垂也按穀梁傳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何也不以難通我國也似亦榮見遠之義垂者說文土部坐遠也又走部邊行坐崖也坐者遠也崖者高邊故邊字兼坐崖兩義也莊子逍遙云翼若垂天之雲崔云垂猶邊也其大如天一面雲也漢書司馬相如傳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謂不坐於堂之邊也杜亦云鄙遠邑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注月者再出也不從四年

已月者異國疏注月者再出也。舊疏云欲對上十九年

年如莒過而不改無禮尤甚故謹而月之注不從至異國。上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彼注云月者再出也三出不月者省文從可知例此經夫人再出合從彼省文而書月為彼如齊此如莒異國不得相因故也

夏齊大災大瘠者何大瘠也注瘠病也齊人語也以加大知

非火災也疏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大瘠在亦反病也本或

此同經義雜記云按說文瘠作臍云瘦也古文作瘠義別曲禮正義曰此云漬彼云瘠字異義同按漬與瘠不同陸德明皆疎於小學故不能辨其是非漢書食貨志國亡捐瘠蘇林曰瘠音漬可見古音漬瘠瘠並同故漬或作瘠又作瘠陸德明每字為一音顏師古云瘠不當音漬皆不通古音之証也釋詁瘠病也鄭注禮記親瘠同說文疒部無此字義亦不合據釋文知古本作大漬禮記曲禮下四足曰漬注漬謂相灑汙而死也春秋傳曰大災者何大漬也

然則鄭康成所據公羊亦作大漬正義曰牛馬之屬若一箇死則餘者更相染漬而死又公羊莊十七年夏齊人瀆者何瀆漬也眾殺成者也何注瀆者死文瀆之為死漬死非一之辭故曰瀆漬眾多也校勘記云按鄭作漬何作瘠當是嚴顏之異又呂氏春秋貴公篇云仲父之疾病矣漬甚高誘注漬亦病也公羊傳大災者何大漬也與鄭陸所據本同說文骨部融鳥獸殘骨曰融段注曲禮四足曰漬注漬謂相瀆汙而死也小雅助我舉柴手部引作擘毛許皆云擘積也鄭箋雖不中必助中者舉積禽二經漬擘字音義皆同周禮蜡氏掌除融故書融作脊先鄭云脊讀為殞謂死人骨也月令掩骼埋胔骨之尚有肉者也及禽獸之骨皆是此先鄭兼人與禽獸言之而公羊傳云大瘠瘠也漢食貨志骨無指瘠孟康曰肉腐為瘠指骨不葬者公羊漢志瘠即融字合之鄭注月令肉腐曰融蔡氏高氏云有肉曰融又指人言之其字正作融假借作漬作擘作瘠皆同音段借也漬又作殞

注瘠病至語也○襄二十一年左傳瘠則甚矣注瘠瘦也說文作瘠云瘦也或作瘠从疒得聲故曰病瘦其引申義也按釋詁咎病也說文咎災也災即病也故大瘠為大病郝氏懿行爾雅義疏云今東齊人謂病為災蓋古之遺言也注以加至災也○通義云謹案經例大者曰災小者曰火言災則大已見不煩更有大文故得起非火災也舊疏云正以襄三十年宋災昭九年陳火之屬皆不言大故也又云襄九年傳云大者曰災小者曰火注云大者謂正寢社稷宗廟朝廷也下此則小矣然彼是兩火自對故以災火別之此則非火故必言大耳

大瘠者何痢也注痢者民疾疫也疏注痢者至疫也○經義

字當為癘集韻云痢或作癘可証說文疒部癘疫疾也从疒蠱省聲何義本此今本作惡疾非是從思齊正義引改公羊問答云說苑古者有災謂之厲君一時素服使有司吊死問疾憂以巫醫匍匐以救之湯粥以方之善者必先乎鰥寡孤獨以病不能相養死無以葬埋則葬埋之有親長者不呼其門有齊衰大功五月不服力役之征有小功之喪者未葬不服力役之征其有重尸多死者急則有聚重童子擊鼓首火入官宮里用之各擊鼓首火逐官宮里家之主入冠立于阼事畢出乎里門入乎邑門至野外此救厲之道也按痢與厲通惠氏棟云痢即癘字古厲列通

禮記祭法古厲山氏之有天下也魯語作列可証方言三
凡飲藥傅藥而毒南楚之外謂之痢北燕朝鮮之間謂之
癆東齊海岱之間謂之眠或謂之眩自關而西謂之毒痢
痛也周禮疾醫職有癩疾惠氏士奇禮說云癩疾者四時
之疫氣也川鬱為汚樹鬱為蠹草鬱為蕒氣鬱為癩木鬱
發於春火與土鬱發於夏金鬱發於秋水鬱發於冬是為
癩疾潛研堂答問云說文無痢字未審當何從曰說文癩
惡疾也左氏傳癩病不作杜以癩為惡氣古文厲與列通
痢即癩之異文也瘡字說文亦無之鄭注曲禮引公羊作
大漬此古本也說文羊部別出羴字則因記又四足曰漬
益之月令仲冬引春令民多瘡癩注疥癩之病孚甲之象

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注與宋大水同
義痢者邪亂之氣所生是時魯任鄭瞻夫人如莒淫泆齊
侯亦淫諸姑姊妹不嫁七人疏注與宋至同義。上十一
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注時魯亦有水災書魯
則宋災不見兩舉則煩文不省故詭例書外以見內也此

亦痢災及魯故書齊以起及我也通義云疫氣自齊漸染
及魯道災所由生故不舉我為重齊災恒不書今獨見書
則及我之意自見
注是時至七人。舊疏引晏子春秋云吾先君桓公淫女
公子不嫁者九人而得為賢君何此鮮言七人者彼此其
有誤矣按說苑尊賢云將謂桓公清潔乎閨門之內無可
嫁者非清潔也越絕書外傳越王勃然曰孤聞齊威淫泆
管子小匡篇公曰寡君有汙行不幸而好色而姑姊有不
嫁者新語無為云齊桓公好婦人之色妻姑姊妹而國中
多淫於骨肉是齊侯淫事也舊疏云襄公霸諸侯唯淫妹
而已齊人猶作南山崔崔以刺之桓公小白相淫九人而
齊人不刺之者蓋以功多是以除惡故也或者偶爾不作
或宋之不得耳解詁箋云瘡本一作瘡或作漬當是嚴顏之
異痢與癩同癩也此齊宮女市女閭七百管子招來商賈
收夜合資以充國用之應按漢書五行志嚴公二十年齊
大災劉向以為齊桓好色聽女公以妾為妻嫡庶數更故
致大災桓公不寤及死嫡庶分爭九月不得葬公羊傳曰
大災疫也董仲舒以為魯夫人淫于齊齊桓姊妹不嫁者
七人國君民之父母夫婦生化之本本傷則末天故天災
所予也與何義同穀梁傳其志以甚也注甚謂災及人也

與公羊同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我疏穀梁作伐我趙氏坦異文箋云戎我字相類

我西鄙而訛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疏校勘記云唐石經作廿有一年下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疏包氏慎言云夏五月經有辛酉鄭

日似與傳當時而不日正也之例不合于麻五月有辛卯

無辛酉六月之九日八月之十日皆辛酉恐經時月皆誤

卒月不誤葬當在九月方與例合按辛酉於麻為四月之

二十七日六月之二十八日葬在十二月過時而不日謂

之不能葬也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疏包氏慎言云秋七月經有戊戌

麻七月無戊戌八月之六日也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注春秋纂明者書葬疏注春秋至書

言春秋者欲見通例如此矣按注凡言春秋皆謂孔子作

春秋如此非時王之制也纂明者謂有立入納之文纂明

書葬者此鄭厲公於桓十五年書鄭伯突入于櫟書入則

纂明故此書葬也隱四年衛人立晉立亦纂辭故桓十三

年書葬衛宣公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書入見其纂故僖

十八年書葬齊桓公是其例也若纂不明者則去葬以張

義如僖二十四年晉侯夷吾卒不書葬晉惠公以僖十年

惠公之入未見經也晉文公亦纂僖二十四年無入文而

僖三十年書葬晉文公者以晉文功足以除惡春秋為賢

者諱故也齊桓亦賢而不為諱者僖十年傳云桓公之享

國長美見於天下故不為之諱本惡也文公之享國也短

美未見於天下故為之諱本惡也蓋齊桓功蓋天下其賢

已著書纂不足掩其功晉文伯功未顯故書其葬若不纂

然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省疏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肆本

書洪範云王省惟歲史記宋世家作王省惟歲康誥人有

小罪非青釋文本亦作省潛夫論引作人有小罪非省盧

小罪非青釋文本亦作省潛夫論引作人有小罪非省盧

小罪非青釋文本亦作省潛夫論引作人有小罪非省盧

小罪非青釋文本亦作省潛夫論引作人有小罪非省盧

小罪非青釋文本亦作省潛夫論引作人有小罪非省盧

小罪非青釋文本亦作省潛夫論引作人有小罪非省盧

氏文昭龍城札記一云古青省通用周禮大司徒青禮即
省禮也舊疏云肆讀如字放肆也省讀如減省之省也舊
疏蓋見有作佚本故明之云如字古肆佚同部段借字

肆者何跌也注跌過度疏注跌過度。穀梁傳云肆失也失

也淮南修務訓夫墨子跌踈而超千里注跌疾行也疾行
亦有過義公羊問答云問跌過度何也曰此如後漢書律
麻志無有差跌之跌穀梁傳之失即跌之省國語周語不
失其序漢書五行志作不過其序是失有過義也釋文跌
大結反

大省者何災省也注謂子卯日也夏以卯日亡殷以子日亡

先王常以此日省吉事不忍舉又大自省勅得無獨有此

行乎常若聞災自省故曰災省也疏注謂子至省也。勅

本勅作救禮記檀弓云子卯不樂注紂以甲子死桀以乙
卯亡王者謂之疾日不以舉樂為吉事所以自戒慎正義

按尚書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又史記云兵敗紂

自焚而死是紂甲子死也昭十八年二月乙卯周毛得殺

毛伯過而代之萇宏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詩云

韋顧既伐昆吾夏桀同誅昆吾既乙卯而亡明桀亦以乙

卯被放也鄭司農注春秋以為子卯自刑非鄭義也按昭

九年左傳子卯不樂禮釋文引賈逵解詁云桀以乙卯日

死紂以甲子日亡故以為戒是與何鄭說同漢書翼奉說

異是則鄭司農所本張晏云子刑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

以為忌而云夏殷亡日不推湯武以興此說非也翼奉傳

云北方之情好也奸行貪狠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

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狠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狠

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禮經避之春秋諱
焉注李奇曰北方陰也卯又陰賊故為二陰王者忌之不
舉樂春秋禮記說皆同師古曰儒者以為子卯夏殷亡日
失之矣何儒亮以為學者雖駭之只取夏殷亡日不論殷
周之興以為大失不博考其義且天人之際其理相符有
德者昌無德者亡以桀紂之暴虐又遇惡日其理必亡以
湯武王之德固先天而天不違所謂德能消殃矣豈殃能
消德也孔氏廣森經學危言云舊說紂以甲子喪桀以乙
卯亡故國君以為忌日按傳云乙卯昆吾稔之日也不言

祭亡日呂覽殷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于邲遂禽殺犬犧祭實以戊子亡又不聞疾戊子日也翼奉以為疾子卯者為其相刑似亦有義五子五卯皆相刑獨疾甲乙者以甲居十幹之首且乙位寄卯日辰相配是謂重刑甲位在子於日辰無比唯避五子之先者而已詩曰吉日庚午王者忌甲子故喜其所與庚制甲午破子者也穆天子傳有吉日辛酉亦乙卯之衝按翼氏詩齊詩推合天人之道然春秋假人事為褒貶不得參陰陽拘忌之說子貢猶言夫子文章可得而聞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况其下乎故說春秋當以何氏推本人事為正左傳云辰在子卯謂之疾日禮記玉藻云子卯稷食菜羹注忌日貶也是也

肆大省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忌省也注時魯有夫人喪忌

省日不哭省日本以忌吉事不以忌凶事故禮哭不辟子

卯日所以專孝子之恩也不與念母而譏忌省者本有事

母則已不當忌省猶為商人責不討賊疏注省日至恩也

本恩作思依鄂本宋本正禮士喪禮云朝夕哭不避子卯注既殯殯後朝夕及哀至乃哭不代哭也子卯祭紂亡日凶事不避吉事闕焉姜氏兆錫云王者以為忌

日世俗相傳皆失其義蓋湯放桀武王伐紂者乃聖人救

民取殘之大義而祭固君湯武固臣也故其於舊君之死

日不忍即吉而避之沈氏彤儀禮小疏云按明陳絳云子

卯不樂湯武之所以志盡傷也禮子於父母有終身之喪

焉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焉言夫日志有所至而

不敢盡其私也湯武既以天下誅桀紂而猶以舊君禮喪

焉故於是日不樂以明其志之至也然則凶事不避者哀

親之死尤重於傷舊君之亡故無所嫌而不避也王者既

然士可知但鄭注檀弓以不舉樂為所以自戒懼亦非本

義鄭司農注春秋以為五行子卯相刑翼奉傳張晏注所云子與卯相刑故以是日為忌乃術家傅會之說不足辨按姜說沈說是也惟謂鄭氏說為非本義亦非子卯日愈自戒飭不更得省字義乎亦正合聖人恐懼修省之義注不與至忌省口不與念母見上元年傳云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念母者取善也則曷為於其念母也貶不與念母也注云念母則忘父背本之道也不與念母而責其肆省故注解之劉氏逢祿解詁箋云經傳文省當從穀梁作

昔跌佚之誤忌讀為己責之已譏失罪也何君失之穀梁傳曰肆失也昔災也災紀也失故也為嫌天子之葬也范注易稱赦過宥罪書稱昔災肆赦經稱肆大昔皆放赦罪人蕩滌眾故有時而用之非經國之常制災謂罪惡紀治理也有罪當治理之今失之者以文姜之故文姜罪應誅絕之罪不葬若不赦除眾惡而書葬之嫌天子許之明須赦而後得葬於義穀梁為長國君無故而赦刑人亦春秋所譏也不專以譏為義者國君過市則刑人赦以正不正不足正人也文姜於王法當服焚如之刑魯公不得誅母生則絕之死則棄之棄如流宥之刑也謂棄而不葬不得入先公兆域也故必以大昔可肆而後文姜可葬明之天子之葬即春秋之葬穀梁無以春秋當新王之說當以公羊條例彙括之按劉說非是肆大昔自是當時實事不與莊公念母乃春秋之義莊公非能知有父者也觀其要仇可見莊公既不知其母為有罪之人又安得赦除罪人之事穀梁家本無以春秋當新王之義尤不得以公羊師說說穀梁也左疏引賈逵說亦以文姜為有罪故赦而後葬以說臣子也魯大赦國中罪過欲令文姜之過因是得除以葬文姜夫文姜之罪在桓之末莊公即位二十餘年魯之臣子莫不君母視之桓公之仇久是度外

何忽於其死時罪之者杜氏說左傳但以為赦有罪不涉文姜說猶愈於賈氏也劉氏反取以說公羊慎矣注猶為至討賊○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又十八年齊人弑其君商人書葬齊輸公責臣子不討賊蓋商人見弑仍不書葬以責懿公臣子明齊之臣子既臣事懿則以懿之臣子之道責之矣猶文姜宜絕魯之君臣既未知知絕宜盡子道而反忌省故責之故何云本不事母則已不當忌省是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疏包氏慎言云經春正月肆大省下書

者嫌文姜有罪不當葬故先赦罪人而後文姜是葬不在正月也麻二月之廿四日為癸丑

文姜者何莊公之母也注輒發傳者起仇母錄子恩凡母在

子年無適庶皆繫于也不在子年適母繫夫庶母繫子言

小君者比於君為小俱臣子辭也文者謚也夫人以姓配

謚欲使終不忘本也疏注輒發至子恩○舊疏云隱元年

不發亦是桓之夫人莊公之母可知而云文姜者何莊公之母故言輒矣今此經云葬我小君文姜傳云文姜者何莊公之母也者正欲錄子之恩故脩禮而葬之按春秋不與莊公念母今莊公脩禮而葬仇母聖人緣情錄子恩也鄂本仇作讎

注凡母至子也。此傳文姜者何莊公之母是適母在子年繫諸子者也其庶母在子年繫之子者則宣八年傳云頃熊者何宣公之母也襄四年傳云定弋者何襄公之母是也其傳二年傳云哀姜者何莊公之夫人也在傳年而繫之夫者以傳公非其所在故也

注不在至繫子。不在子年適母繫夫春秋無文何氏以理斷之庶母繫子則定十五年如氏卒傳如氏者何哀公之母是也舊疏以傳二年哀姜証嫡母繫夫哀姜堯葬皆在傳世不得云不在子年也文五年傳成風者何僖公之母也在孫年自從庶母在子年例也舊疏云鄉來所言佳皆葬上乃言某公之母而如氏特於卒上發傳者正以如氏之葬直云葬定如不得稱小君是以傳家亦於葬略之矣定如所以葬不得稱小君公羊之義母以子貴哀公爾時未為君是以定如未得全同夫人矣

注言小至辭也。毛本於誤與依宋本正論語季氏篇邦君之妻稱諸異邦曰寡小君在本國無庸謙言寡故為臣子辭也穀梁傳小君非君也其曰君何也以其為公配可以言小君也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注書者殺君之子重也疏也。舊疏云

正以不言大夫而得書殺則知其是君之子故也按重者專視殺大夫為重也劉氏逢祿云不言大夫者未為大夫本穀梁義杜云宣公太子也通義云陳世家宣公有嬖妾生子欵欲立之乃殺其太子禦寇經不言世子者蓋雖

貴宜為太子非嫡長又未誓也稱人以殺者歸惡於欵也言欵之志在於搆殺其兄而代之也後欵卒不日亦為篡

注文者至本也。白虎通謚篇夫人無謚者何無爵故無謚或曰夫人有謚夫人一國之母修閨門之則羣下亦化之故設謚以章其善惡通典引五經通義同後一說蓋即公羊家說以公羊無譏夫人有謚義也隱元年注云婦人以姓配字不忘本也此以姓配謚理亦宜然通義云春秋之初上逮成康未遠諸侯夫人猶從君之謚衛有莊姜宣姜鄭有武姜是也非正嫡則無謚仲子是也魯自文姜以後不別嫡庶皆各自有謚定公之妾如氏不當體君乃反稱定如此末世黷亂作之不應禮法

未明故與此事相起禦寇左氏作御寇御音義通上十
一年左傳公子御說之辭也釋文本或作御下二十四年
傳御孫諫釋文本一作禦是也蓋皆取止為義故得通

夏五月注以五月首時者譏莊公取仇國女不可以事先祖

奉四時祭祀猶五月不宜以首時疏注以五至首時。鄂

同春秋正辭云五月不首時其首時何著異也忘父葬母
謀娶仇女異之大者也以天時為于此變矣著變以存其
常焉爾按夏為盛陽而以五月首時著陽失正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篈盟于防注防魯地疏包氏慎言云秋

及齊高篈盟于防麻七月無丙申八月之十日也
注防魯地。蓋臧氏所食邑與隱八年取之宋者異

齊高篈者何貴大夫也疏通義云等諱必沒公言高篈不貶

也左傳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謂篈及國婦父之父也
言雖貴如高篈猶不得敵諸侯然後君臣之分益正與處

父異者篈大國之卿命乎天子本當言高仲今言高篈即
是抑之陽處父本當言名氏故更貶去氏其為降一等同
也杜亦云高篈齊之貴卿

曷為就吾微者盟注据暨與公盟也疏注据暨至盟也。即

盟于暨是也鄂本暨作既誤

公也注以其日微者不得日大夫盟當出名氏疏注以其至

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傳孰及之內之微者也是微者不日
也微者盟例時不能專正故責略之此月者隱公賢君雖
使微者有可采取故錄也然則微者且不月此日知非微
者矣傳十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是微者
時矣此詳錄之知為公
注大夫至名氏。成元年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是大
夫盟出名氏矣校勘記云閣本監本毛本同修改本出作
書蓋非

公則曷為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疏通義云于暨言公及齊
大夫于防沒公者無君

而盟大夫猶可言也。有君而盟，大夫公卑矣。是以諱之也。諸來聘而盟者，皆不言公及同，此意也。

公羊義疏三之七

何氏解詁

句容陳立學

冬公如齊納幣注納幣即納徵。納徵禮曰：主人受幣，士受儷。

皮是也。禮言納徵，春秋言納幣者，春秋質也。凡婚禮皆用

雁，取其知時候，唯納徵用元纁束帛儷皮，元纁取其順天

地也。儷皮者麻皮，所以重古也。疏注：納幣至是也。鄂本

誤者穀梁傳納幣大夫之事也。禮有納采，有問名，有納徵。

有告期，四者備而後娶禮也。禮昏禮記曰：納徵，執皮攝之。

內文兼執足左首，隨入西上，參分庭一在南，賓致命釋外。

足見文主人受幣，士受皮者，自東出于後，自左受，遂坐攝皮。注：士謂若中士下士不命者，以主人為官長，此約記文也。
注：禮言至質也。禮昏禮納徵，鄭注：徵成也。使使者納幣以成昏禮。賈疏按：春秋左氏莊公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

幣不言納徵者孔子制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指幣
禮而言周文故以義言之徵成也納此則昏禮成故云徵
也按變文從質皆公羊家說賈氏所引當是公羊經淺人
習見左氏經改疏文也
注凡婚至時候。禮昏禮納采用雁注用雁為摯者取其
順陰陽往來又云賓執雁請問名又云納吉用雁如納采
禮又云請期用雁又親迎禮云主人揖入賓執雁從是昏
禮皆用雁故彼疏引鈎命決云五禮用雁是也詩邶風匏
有苦葉云雝雝鳴雁傳納采用雁箋云雁者陰隨陽而處
似婦人從夫故昏禮用焉白虎通嫁娶云女子十五許嫁
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以雁為摯摯用雁者取其隨時
而南北不失其節明不奪女子之時也又是隨陽之鳥妻
從夫之義也又取飛成行止成列也明嫁娶之禮長幼有
序不相踰越也又昏禮摯不用死雉故用雁也江氏筠讀
儀禮禮記云方氏苞獨指為舒雁夫雁不再偶是以取之
蓋郊特牲所謂一與之齊終身不改之義也舒雁則無所
取矣盛氏世佐儀禮云士摯用當雉而雉不可生致
故舍雉而用雁記云摯不用死是也
注唯納至儷皮。釋文儷皮本又作麗昏禮云納徵元纁
束帛儷皮如納吉禮禮記雜記云納幣一束束五兩二五

尋注納幣謂昏禮納徵也十個為束貴成數兩兩合其卷
是謂五兩八尺曰尋一兩五尋則每卷二丈也令之則四
十尺今謂之匹由匹偶之云與此士大夫禮也天子加以
穀圭諸侯則加以大璋周禮玉人云穀圭天子以聘女大
璋諸侯以聘女是也庶人則緇帛周禮媒氏純帛不過五
兩是也彼注云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為聲納幣用緇婦
人陰也凡取禮必取其類五兩十端也十者象五行十日
相成也蓋庶人卑故直取陰類與蔡氏注晉云納徵最重
故特用皮帛而不用雁
注元纁至地也。昏禮注用元纁者象陰陽備也白虎通
嫁娶云納徵元纁束帛儷皮元三法天纁二法地也陰奇
陰偶明陽道之大也隱元年注束帛謂元三纁二元三法
天纁二法地也沈氏彤儀禮小疏云鄭周禮注云五兩十
端也必言兩者欲得其配合之名禮記云納幣一束束五
兩兩五尋然則每端二丈彼疏云古者二端相向卷之共
為一兩五尋故十端也又鄭禮記注云十箇為束兩兩合
其卷八尺曰尋五兩五尋每卷二尺合之四十丈今謂之
匹猶匹偶之云彼疏云一束謂十箇兩箇合為一卷是束
五兩也天之正色蒼而元地之正色黃而纁聖人法天地
以制衣裳而別其色故禮服之重者莫不上元而下纁記

云皮帛必可制納幣以元纁重昏禮使制為盛服也又鄭周禮媒氏注納幣以緇婦人陰也凡取禮必用其類士大夫乃以元纁束帛此經注用元纁象陰陽也然則元為陽而緇為陰矣又鄭注此經纁裳緇純云緇緣者象陽氣下施是緇亦陽也按考工記畫繪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元地謂之黃凡五而有六者元與黑同而異也五方之色卑而天之色乃全乎五方之黑元入黑而為緇則諸色潛藏獨見其方之色而已故說文但訓緇為黑而康成以為陰類也然所見者雖獨北方之色而天之色實含諸其中故禮服緇與元恒互用而康成又以緇為陽象不等諸專象北方之黑也蓋專象北方之黑不以青赤黃諸色為裏或曰凡昏禮無貴賤皆陰陽脩鄭乃謂惟士大夫之幣象之豈庶民獨不當象之與謂更禮必用其類而以緇則士大夫何為而不用其類乎形謂言非一端各有所當專用緇則取象幽陰兼用元纁則取陰陽之脩皆昏禮之義類庶人取其細而不取其大下士也然不用黑而用緇則以緇之中仍脩陰陽之色耳又按士冠禮所陳三服元端元裳乃服之下者然在庶人為上服昏禮攝盛則庶人與其妻皆可服元而納幣以緇者緇又降於元也昏禮幽陰故取象北

方之色謂象婦人陰者非也注儷皮至古也。昏禮注云儷兩也執束帛以致命兩皮為庭實皮鹿皮白虎通嫁娶云儷皮者兩皮也以為庭實庭實偶也士冠禮主人酬賓束帛儷皮注儷皮兩鹿皮也古文儷為離九經古義說文麗旅行也鹿之性見食急則必旅行从鹿麗聲禮麗皮納聘蓋鹿皮也譙周古史考云伏羲制嫁娶以儷皮為禮古文作離者易離象傳曰離者麗也禮記月令曰宿離不貸注離讀如儷偶之儷兩鹿者士昏禮注云麗兩也春秋傳曰鳥獸猶不失儷是儷為兩也按說文作麗所引禮則儀禮也是許所見本作麗鄭本作儷不同白虎通引昏禮作離則鄭注所謂古文儷為離也重古者禮記禮運云昔者先王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內飲其血茹其毛衣其羽皮後聖有作治其麻絲以為布帛即反本修古義也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注据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不書納

幣疏關文

譏何譏爾親納幣非禮也注時莊公實以淫泆大惡不可言

故因其有事於納幣以無廉恥為譏不譏喪娶者舉淫為

重也凡公之齊所以起淫者皆以危致也疏白虎通嫁娶

云納徵辭曰吾子有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離皮

束帛使某也請納徵上某者壻名也下某者壻父名也下

次某者使人名也女之父曰吾子順先典貺某重禮某不

敢辭敢不承命是納幣皆使人為之莊公親納幣故書示

譏也禮記曲禮云非受幣不交不親是則納幣以後始交

親矣穀梁傳曰公之親納幣非禮也故譏之

注時莊至為譏。下二十三年傳云公一陳佗也注公如

齊淫與陳佗相似是淫泆大惡也

注不譏至重也。文二年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

爾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

圖昏此文姜之薨始踰年喪娶亦在所譏故解之正以文

與文二年同而知非譏喪娶者以彼但遣公子遂故止譏

喪娶此特書公親納幣不知遠恥又下二十三年有至文

故知舉淫為重也穀梁注云公母喪未再暮而圖婚傳無

譏文但譏親納幣者喪婚不待貶絕而罪惡見

注凡公至致也。舊疏云即下二十三年春公至自齊夏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疏

毛本自誤日

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注据柯之盟不日柯之會不

致疏注据之至不致。即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于柯不

此之桓國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公一陳佗也注公如齊淫

與陳佗相似如一也疏通義云僖公再之桓國皆不致莊

晉如楚患不致者自是常例耳穀梁疏引徐邈說云不以

禮行故致以見危

注公如至一也。即桓六年蔡人殺陳佗傳云陳佗者何

陳君也陳君則曷為謂之陳佗絕也曷為絕之賤也其賤

奈何外淫也惡乎淫淫于蔡蔡人殺之是也公如齊淫亦

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

自齊之屬是也凡書至者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故也

但納幣無為有危故書至危辭以起其淫也書公至在明

年

祭叔來聘注不稱使者公一陳佗故絕使若我無君以起其

當絕因不與天子下聘小人疏釋文祭側皆反毛本作蔡

三公則稱公不為三公則不稱公按當作祭此周公之後

僖二十四年左傳所謂凡將邢茅昨祭周公之兄也與管

蔡之蔡別范云祭叔天子震內諸侯是也

注不稱至當絕舊疏云如此注者正欲決隱七年天王

使凡伯來聘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等是王使而皆稱使

今此獨不稱使故決之按穀梁傳其不言使何也天子內

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范注引何休廢疾云南季

宰渠伯糾家父宰周公來聘皆稱使獨於此奪之何也鄭

君釋之曰諸稱使者是奉王命其人無自來之意今祭叔

不一心於王而欲外交不得王命來故去使以見之劉氏

逢祿申何云如識祭叔當如祭伯并絕去聘此不稱使絕

莊公淫取仇女子三年喪內比之我無君之例穀梁傳高

子以為不以齊侯使高子傳屈完以為權在屈完皆非也

然則此不稱使明公如陳佗宜絕故不與使又若我無君

也閔二年齊高子來盟傳云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是也

正以君不敵大夫我無君故鄰國之君不稱使也

注因不至小人桓四年注云下去二時者桓公無王而

行天子不能誅反下聘之故為貶見其罪明不宜也與此

不與天子下聘小人義同也舊疏云桓公篡逆經於宰渠

伯糾來聘仍叔之子來聘猶稱使而不絕之莊公特淫絕

之者桓公惡甚故去二時以明不宜莊公罪輕故不言使

以見絕因不與天子下聘小人而已左氏無傳

夏公如齊觀社疏穀梁傳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觀無事之辭

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觀社非禮也注觀社者觀祭社

諱淫言觀社者與親納幣因義社者土地之主祭者報德

也生萬物居人民德至厚功至大故感春秋而祭天子用

三牲諸侯用羊豕疏穀梁傳無事不出竟諸侯非朝聘會

齊社祭雖非淫亦不得也

注觀社至同義繁露竹林云故言觀魚猶言觀社也皆

諱大惡之辭也則諱淫為大惡也上二十二年公如齊納

幣注時莊公實以淫泆大惡不可言故因其有事於納幣

以無廉恥為譏是與彼同也九經古義云鄭氏六經輿論云公如齊觀社左氏曰非禮也公羊曰蓋以觀齊女也穀梁曰非常曰觀按墨子曰燕之祖齊之義公羊為長棟案左襄二十四年云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外傳云夫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然則觀社非古也故左氏以為非禮穀梁傳曰以是為尸女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尸女者主為女而往以社為名陳佗淫乎蔡莊公淫乎齊讀春秋者疑之未得其說墨子曰燕有祖齊有社宋有桑林楚有雲夢此男女所屬而觀也蓋燕祖齊社國之男女皆聚族而往觀與楚宋之雲夢桑林同為一時之盛猶鄭之三月上巳士與女合會於溱洧之瀕觀社者志不在社也志在女而已是也按墨子明鬼又云王里國中里微二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斷乃盟齊之神社則齊社固著聞矣

注社者至至大白虎通社稷云不謂之土何封土為社故變名謂之社別於眾土也又云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為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偏敬也五穀眾多不可一一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御覽引援神契云社者五土之總神禮記疏引異義今孝經說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徧敬故封五土以為社

古左氏說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許君亦曰春秋稱公社今人謂社神為社公故知社是上公非地示鄭君駁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者神地之道謂社神但言上公失之矣然則鄭氏之說以社為五土總神句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與此注社者土地之主義合若賈逵馬融王肅之徒以社祭句龍稷祭后稷皆入鬼也非地神見於禮記疏非何氏所取禮記疏又載聖証論王肅難鄭云禮運云祀帝于郊所以定天位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社若等地應言定地位而言列地利故知社非地為鄭學者馬昭等通之云天體無形故須云定位地體有形不須云定位故云列地利肅又難鄭云祭天牛角鬮粟而用特牲祭社用牛角尺而用太牢又祭天地大裘而冕祭社稷用希冕又唯天子祭天地令庶民祭社若等地神豈庶民得祭乎為鄭學者通之云以天下至尊而簡質事之故牛角鬮粟而用特牲服著大裘天地至尊天子至貴天子祭社是地之別體有功於人報其載養之功貶降於天故角尺也祭用希冕取其陰類庶人蒙其社功故六祭之非是方澤神州之地也肅又難鄭云名誥用牲于郊牛二明后稷配天故止二牲也又云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明知唯祭句龍更無配之之人為鄭學者通之云是

后稷與天尊卑既別不敢同天牲句龍是上公之神社是地木之別尊卑不甚懸絕故配同牲也肅又難鄭云后稷配天孝經有配天明文后稷不稱天也祭法及昭二十九知社即句龍也為鄭學者通之云后稷非能與天同功唯尊祖配之故不得稱天句龍與社同功故得云祀以為社而得稱社也肅又難鄭云春秋說伐鼓于社責上公不言責地不明社是上公也又月令命民社鄭注社后土也孝經注云社后土也句龍為后土鄭既云社后土則句龍也是鄭自相違反為鄭學者通之云伐鼓責上公者以日食臣侵君之象故以責上公言之句龍為后土之官其地神亦名后土故左傳云君履后土地稱后土與句龍稱后土名同實異也鄭注云后土者謂地神也非謂句龍也故中庸云郊社之禮注社祭地神又鼓人云以靈鼓鼓社祭注云社祭地祇也是社為地祇也又祭法云王為羣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大社在庫內內之右故小宗伯云右社稷王社所在或在或云與右社同處王社在太社之西崔氏云王社在藉田王所自祭以供粢盛則諸侯亦當然也注故感而至祭之○白虎通社稷云又歲再祭之何春求

秋報之義也故月令仲春之月命民社又仲秋之月擇元日命民社援神契曰仲春祈穀仲秋獲禾報社祭稷今月令無仲秋之月祭元日命民社之文而御覽五百三十二引禮記月令仲春仲秋皆有之并注云賽秋成也元日秋分前後戊日按社祭一歲有三仲春命民社一也仲秋命民社二也詩大田以社以方謂秋祭也月令孟冬大割祠祭於公社三也彼上承天子下禮年文知天子亦祭也注天子至羊豕○白虎通社稷云祭社稷以三牲何重功故也尚書曰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大宰諸侯社稷皆少宰禮記疏引援神契云報社稷以三牲何重功故也鄭注周禮掌客云三牲牛羊豕共為一牢天子三牲故稱太宰諸侯不用牛故稱少宰也續漢志郡縣置社稷用羊豕用古諸侯禮也周禮牧人云陰祀用黝牲注陰祀地示北郊及社稷知天子以牛諸侯以羊皆當用黑牲也白虎通又云宗廟俱太宰社稷獨少宰何宗廟太宰所以廣孝道社稷為報功諸侯一國所報者少故也孝經曰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

公至自齊

疏

通義云危致例月此之桓國而致危義已見故不復月

通義云危致例月此之桓國而致危義已見故

荆人來聘荆何以稱人注据上稱州疏年荆敗蔡師于莘十
六年荆入鄭止稱州也

始能聘也注春秋王魯因其始來聘明夷狄能慕王化修聘

禮受正朔者當進之故使稱人也稱人當繫國而繫荆者

許夷狄者不一而足疏而後進之其曰人何也舉道不待

再范云明聘問之禮朝宗之道非夷狄之所能故一舉而
進之亦以其能慕王化修聘禮受正朔即進以與之也繁

露觀德云吳楚國先聘我者見賢

注稱人至而足疏校勘記云六經正誤一堂作壹按此疏

引襄二十九年傳作不壹而足閩本監本毛本亦改為一

漢書陳湯傳御史大夫貢禹博士匡衡以為春秋之義許

夷狄者不一而足師古曰言制節之不皆稱其所求也上

十年傳云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一此稱人當繫國

仍稱人繫州故解之也許夷狄者不一而足見文九年襄

二十九年傳文九年楚子使椒來聘傳椒者何楚大夫也

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始有大夫則何以不氏

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又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傳

云札者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

者不壹而足也是也

公及齊侯遇于穀疏穀梁傳曰及者內為志焉爾

蕭叔朝公疏杜云蕭附庸國叔名齊氏召南考証云按十二

庸之君例稱名故以叔為名耳

其言朝公何注据公在內不言朝公在外言會疏注据公至

隱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之屬是

注在外言會疏為疏云定十四年邾婁子來會公及公會

某侯之屬皆是也

公在外也注時公受朝於外故言朝公惡公不受於廟疏穀

傳曰其不言來於外也朝於廟正也於外非正也通義云
公在穀而蕭君以朝禮見也附庸方三十里者字

注時公至於廟○隱七年注云不言聘公者禮聘受之於太廟孝子謙不敢以己當之歸美於先君且重賓也又十一年注云不言朝公禮朝受之於大廟與聘同義此言朝公故惡之也顧氏棟高賓禮表云禮朝聘受於太廟書朝公志公之侈而蕭叔之簡也交譏之杜云就穀朝公故不言來凡在外朝則禮不得具嘉禮不野合正義文連遇于穀是就穀朝公穀是齊地故不言來也

秋丹桓宮楹何以書譏爾丹桓宮楹非禮也注楹柱也

丹之者為將娶齊女欲以誇大示之傳言丹桓宮者欲道

天子諸侯各有制也禮天子斲而礮之加密名焉諸侯斲

而礮之不加密石大夫斲之士首本失禮宗廟例時疏左

傳曰秋丹桓宮之楹二十四年春刻其楹皆非禮也繁露王

道云作南門丹楹刻楹作雉門及兩觀築三台新延廡譏

溢驕不恤下也左傳御孫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

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注楹柱也○說文木部楹柱也釋名釋宮室云楹亭也亭

亭然孤立旁無所依也考工記輪人州蓋松為程程即楹

也爾雅釋宮其上楹謂之稅注侏儒柱也禮疏引李巡曰

梁上短柱也又引孫炎曰梁上侏儒一作楹釋名又云楹

儒梁上短柱也則楹有二楹本柱名因之梁上短柱亦名

楹也注丹之至示之○穀梁傳云丹楹非禮也又下二十四年

傳云刻楹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

加之於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注非禮謂取仇女非正謂

刻楹丹楹也本非宗廟之宜故曰加言將親迎欲為夫人

飾又非正也白虎通嫁娶云婦入三月然後祭行舅姑既

殺亦婦入三月奠菜于廟禮昏禮云若舅姑既殺則婦入

三月乃奠菜席于廟與東面右几席于北方南面注廟考

妣之廟詩齊風南山云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傳告於禰

廟明三月告廟亦宜於禰時哀姜無舅姑宜行禮桓宮知

丹楹刻楹皆為夫人廟見所以誇大之也下廿四年左傳

杜注云將迎夫人故為盛飾是也江氏筠讀儀禮禮記云

賈疏引曾子問三月廟見云謂即祭于禰一也曾子問

孔疏則謂廟見奠菜祭禰是一事萬氏充宗云然則舅姑

在者高曾祖禰之廟可以不見乎觀曾子問又云女未廟

見而死不遷于祖不祔於皇姑所以不遷不祔者以未廟見也曰祖曰皇姑則知廟見及高曾祖矣今按曾子問所云廟見是專指舅姑在者其所云祭禴禘即此經之奠菜指舅姑歿者非謂舅姑歿者止行祭禴禘而別無廟見又非即祭禴為廟見如注疏家之說也或曰經既著奠菜之禮矣以不并著廟見之文曰經本詳初昏及夙興事初不及三月而後其言奠菜者特以見舅姑禮及之非主為廟見致詳焉褚氏寅亮儀禮云舅沒姑存則當時見姑亦三月廟見舅若姑沒舅存則婦人無廟可見斯不行奠菜之禮矣賈疏極分明庾氏蔚之謂舅姑偏有歿者見其存者不須見亡者當舅見在姑未有專廟又何由而見乎皆屬一偏之見疏謂婦人無廟以舅尚在則權祔於皇祖姑之廟耳既入皇祖姑之廟矣乃竟專見姑乎事有難處故姑歿舅存斷以不見為正三月祭行達禮也三月祭菜變禮也不可混而為一孔穎達謂奠菜之禮適婦乃得行之庶婦則否矣按三月廟見專為舅姑既歿所以代舅姑存時盥饋之禮故止於禴廟婦人必舅姑授之室使代已然後乃主祭故舅姑在則降自阼階以著代矣若舅姑歿則無所受故先見禴廟若受之舅姑者然後可以助行時祭也非謂婦人不見祖曾以上也李如圭儀禮集釋云凡言廟

者皆禴廟昏禮行事於廟記云受諸禴廟是也故鄭彼注以廟與為則舉廟名以別之若祖廟祧廟是也考妣廟也莊公所為飾以誇大之與注傳言至制也○毛本宮作公誤穀梁傳曰天子諸侯黜堊大夫倉士黜御覽引作天子丹諸侯黜堊所謂天子諸侯各有制也魯僭用天子禮故云丹桓宮楹非禮也穀梁又云斥言桓宮以惡莊為不言新宮而言桓宮以桓見殺于齊而飾其宗廟以榮仇國之女惡莊不子公羊無此義注禮天至首本○國語晉語云趙文子為室斷其椽而襲之韋注椽椽也襲石磨焉又云張老夕焉而見之曰天子之室斷其椽而襲之加密焉注密細密文理石謂砥焉先粗襲之加以密砥又云諸侯襲之注無密石焉又云大夫斷之注不襲土首之注斷其首也引書大傳云天子之堂其楠天子斷其材而襲之加密石焉大夫達稜士首本鄭注襲礪之也密石砥之也禮器疏引舍文嘉云士首本者士斷去木之首本令細與尾頭相應下二十四年穀梁傳曰禮天子之楠斷之襲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楠斷之襲之大夫斷之士斷本按何氏所引晉語文止言椽楠之制與楹無涉故舊疏謂此何氏於丹楹下總言之矣按說文石部襲下作天子之楠椽而襲之段注椽當依類篇

所引作斷穀梁傳尚書大傳晉語公羊注皆作斷可証稜
者謂斷其通體成稜故曰達稜首本者斷其首也蓋鉄論
散不足云及其後世采椽不斲茅茨不翦無斲削之事磨
礮之功大夫達稜士首庶人斧成木構而已是也
注失禮至例時口舊疏云正謂此文是也下二十四年三
月刻桓宮楠書月者以其功重故也此謂失禮修營之例
也若其祭祀失禮則書日是也若始造宗廟而失禮者亦書日即成
六年春王二月辛巳立武宮是也而定元年九月立煬宮
亦非禮而不日者所見之世其恩尤厚故不為書日使若
得禮然義或然也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注曹達春秋常卒月葬時也始卒

日葬月嫌與大國同後卒而不日入所聞世可日不復日

疏注曹達至時也文九年秋八月曹伯襄卒冬葬曹共
宣十四年夏五月庚申曹伯壽卒書日者彼注云日者公
子喜時父也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故加錄之

所以養孝子之志許人子者必使人父也其有卒葬在日
月下者不蒙日月矣當文各自有解

注始卒至不日即桓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夏五月葬曹桓公是也彼注云卒日葬月者曹伯年老使
世子射姑來朝春秋敬老重恩故為恩錄之嫌與大國同
者隱四年注卒日葬月達于春秋為大國例是也通義云
曹鄭皆同姓之國然曹唯終生錄卒葬與鄭同射姑以後
遂月卒時葬達於春秋蓋貶之也春秋雖亡國數十率以
弱小不能自存唯曹列於成國而當春秋之中先見覆滅
傳曰國有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泆能斃焉曹其是矣
莊有不子之惡其嗣僖公不用忠臣之諫死於戎寇昭公
繼之好奢而任小人蜂蟻之詩始作共公繼之數侵取地
乘軒者三百人其後自翦又最著有惡行故春秋一切略
其卒葬言乎曹之君世濟其無道以至於亡也所以深惡
曹而為有國者戒也
注入所至復日舊疏云即文九年秋八月曹伯襄卒是
曹為小國入所聞之世正合卒月而言可日者正以傳聞
之世已得錄之故所聞世可以書日但以嫌同大國故不
日矣通義云俗儒輒以為舊史無日春秋因之春秋采列
國之史豈僅見魯史且魯史亦何憾於曹而獨世之闕其

卒日哉終生遠而日存于露近而日闕抑又理所不然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疏經書十二月甲寅月之

鄭地在滎陽卷縣西北後漢志卷縣有扈城亭今原武縣西北有扈亭是也原武屬開封府今改屬懷慶府按齊魯俱在東遠會鄭地未知何事或別有扈與

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我貳也注莊公有淫

泆汚貳之行疏注莊公至之行。諸本同鄂本汚作汙校

字疏標注汙貳之行四字解云莊公之行既不清潔又不專壹故謂之汙貳矣是本無淫泆可知通義云貳義如傅

瑕貳之貳言我事齊有惑心後齊人降鄆師次于成是其驗也不從下幽之盟日者時有他國嫌非獨我貳故於公

專盟為不信辭不言及言會者著我貳無汲汲之意按汙貳不詞汙貳疑汙貳之譌貳與貳通書洪範二衍貳史記

注引鄭注云卦象不變故言衍貳也是鄭本作貳易象傳曰四時不貳京房貳作貳禮月令無或差貸貸即貳也呂

覽正作貳張參五經文字貳相承或借為貳字是也詩大雅瞻卬鞫人忒貳毛傳貳變也爾雅釋言奕貳也孫炎注

貳變雜不一傳意謂莊公之行卑汙變雜也作貳者段借字說文貝部貳从人求物也貳之本義俞氏樾云傳文止

言貳不言汙而何解以為汙貳蓋以汙釋貳也若如疏義分汙貳為二則汙字增出矣今案貳當讀為贓玉篇肉篇

贓垢贓也垢贓則有汚義古字即以貳為之廣雅釋言貳汚也王氏念孫疏証貳當作贓然與下魯子曰不貳

魯子曰我貳者非彼然我然也注嫌上說以齊惡我貳相疑

而盟故日也解言非齊惡我也我行汙貳動作有危故日

之也疏通義云我貳則不信在我非在彼也故日之於桓

注嫌上至之也。校勘記云鄂本說作託此誤言鄂本以下同毛本言誤云注意嫌魯託以齊惡我貳相疑而盟故

日故魯子解之曰非彼然我然也言非齊惡我實我動作有危故日之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楹疏說文木部楹榱也榱方

桶又椽椽也秦名屋椽也周謂之椽魯謂之桶爾雅釋文引字林云周人名椽曰椽齊魯名椽曰桶爾雅釋文椽之椽注屋椽釋名釋云桶確也其形細而疏確也或謂之椽椽傳也相傳次而布列也或謂之椽在椽旁下列衰然垂也易漸或得其桶虞注桶椽也方者謂之桶方言周謂之椽齊魯謂之桶詩商頌松桶有鳥刻者爾雅釋器金謂之鏤木謂之刻

何以書譏何譏爾刻桓宮桶非禮也注與丹楹同義月者功

重於丹楹疏後漢書劉向傳及魯嚴公刻飾宗廟多築台園楹刻桶非禮必全舉經句者本不當丹刻既丹刻尤不當

加侈禰廟推經譏含兩義故特連桓宮言也注與丹楹同義○上二十三年丹桓宮楹注云丹之者為

將娶齊女欲以誇大示之是也注月者至丹楹○舊疏云正以失禮宗廟例時故如此注

通義云春秋之法同事而再失禮則後事重錄之蓋丹者髹塗之刻則加雕鏤焉

葬曹莊公疏舊疏云雖在月下不蒙上月也

夏公如齊逆女何以書親迎禮也注諱淫故使若得禮書也

禮諸侯既娶三月然後夫人見宗廟見宗廟然後成婦禮

疏穀梁傳親迎恒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於

以為禮也按穀梁舉其實此舉其文諱之深即貶之甚公羊

以書親迎禮也其禮奈何曰諸侯以屨二兩加琮大夫庶

人以屨二兩加束脩二曰某國寡小君使寡君奉不珍之

琮不珍之屨禮夫人貞女夫人曰有幽室數辱之產未諭

於傅母之教得承執衣裳之事敢不敬拜祝祝答拜夫人

受琮取一兩屨以屨女正笄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事爾

舅姑以順為宮室無二爾心無敢回也女拜乃親引其手

大門夫先升輿執轡女乃升輿穀三轉然後夫下先行大

夫士庶人稱其父曰某之父某之師友使某執不珍之屨

不珍之束脩敢不敬禮某氏貞女母曰有草茅之產未習

於織紵紡績之事得奉箕帚之事敢不再拜彼叙親迎常

儀於此經義未及也

注諱淫故書也。○舊疏云魯侯如齊本實淫通非謂親迎而往但春秋之意以其大惡不可言之要以其淫通非謂親迎若得禮而書矣公羊禮說云問者曰莊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傳何以書親迎禮也此非諸侯越國親迎之明文乎曰此變例也公注於齊女內大惡不可言然諸侯之禮非朝時不踰竟然則公何為至齊乎故變例書如齊者逆女故耳傳從經為諱辭故曰禮也而即於二十七年正之莒慶來逆叔姬傳何譏爾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言大夫越竟非禮則公之如齊非禮可知何注大夫位重逆女於政事有所損曠故竟內乃得親迎所以屈禮赴公也則諸侯位重於大夫更無越竟之事按大夫不外娶故譏莒慶以隱二年譏紀侯不親迎例之則公之親迎自為得禮其實淫齊女爾故春秋深諱之諱之所以貶之也通義云白虎通義云外屬小功已上不得娶故春秋傳曰譏娶母黨也今傳無此文似亦嚴顏二家之異春秋書娶者五桓宣皆娶于姜桓母子氏宣母熊氏文公娶於大夫則非僖夫人之黨得譏母黨者莊成二公而已未知傳文本在何篇內逆女例月而此及僑如逆女不月客即以娶母黨失正略之與律禁舅之子姑之子相為昏姻實春秋之義也通典

引表準正論云今之人外內相婚禮與曰中外之親近于同姓同姓且猶不可而况中外之親古人以為無疑故不制也今以古之不言因謂之可婚是不知禮者也按白虎通謂小功已上不得娶句疑外親不過總麻唯從母與外祖父母以名加至小功小功已上無外屬也若謂總麻已上通不得娶則但云外屬不得娶明矣何為贅總麻已上之文乎亦斷無娶從母之理豈春秋時諸侯容有失禮而娶者故春秋先師有譏娶母黨之文誠如孔氏所斥莊成二君者故白虎通采之與

注禮諸至婦禮。○禮昏禮載婦入三月奠菜禮云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于皇舅姑某子又曰某氏來婦敢告于皇姑某氏婦出老醴婦于房中南面如舅姑醴婦之禮婿饗婦送者丈夫婦人如舅姑饗禮又記云婦入三月然後祭行注入夫之室三月之後於祭乃行謂助祭也是三月廟見之後乃得與祭禮記曾子問所謂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于禰成婦之義也若未廟見則曾子問云女未廟見而死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是也彼注云必祭成婦義者婦有共養之禮猶舅姑存時盥饋特豚於室昏義云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笄棗栗段脩以見贊醴婦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韋氏協夢

儀禮 云祭謂四時常祭行謂至是遇有祭祀婦乃行也則三月之前雖有祭事婦亦不行不行者未成婦也程氏瑤田通執錄云助祭自兼適婦庶婦言賈疏惟指適婦未備若三月廟見則惟適婦以廟見奠菜象盥饋庶婦不饋則亦不奠菜也按主祭自止適婦若廟見所以成婦豈庶婦遂不令成婦乎其異於適者使人醮之不饋耳程氏謂庶婦不饋亦不奠菜非舊疏云注言此者欲道莊公夫人未至于國而行婦事疑非正禮明矣按莊公先淫後取未婦而婦故注据禮正之

秋公至自齊疏

穀梁傳迎者行見諸舍見諸先至非正也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疏包氏慎言云經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麻八月

月無丁丑戊寅七月之三日四日也魯齊地密邇適公以夏迎夫人以秋入疑當在七月經於月上先書秋公至自齊下書夫人之入別其月與日者公羊所謂夫人不僕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蓋著公之見要也非公迎夫人先以七月至夫人於八月方入傳寫誤七月為八月耳按於麻如七月丁丑當二日戊寅當三日

其言入何注据夫人姜氏言至不言入

疏注据夫至言入○即桓三年書夫人

姜氏至自齊是也

難也其言日何注据夫人姜氏至不日

疏注据夫至不日○即桓三年書九月

夫人姜氏至自齊不日是也

難也其難奈何夫人不僕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注

僕疾也齊人語約約遠勝妾也夫人稽首不肯疾順公不

可使即入公至後與公約定八月丁丑乃入故為難辭也

夫人要公不為大惡者妻事夫有四義雞鳴繼筭而朝君

臣之禮也三年惻隱父子之恩也圖安危可否兄弟之義

也樞機之內寢席之上朋友之道不可純以君臣之義責

之疏注。倮疾也。齊人語。校勘記云。段云。倮即妻。妻即今之疏。屢字訓數。亦訓為疾。荀子。儒效云。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倮。指也。又云。責之不可倮。售也。楊注。並云。倮疾也。通義云。倮俯也。不倮者。蓋不伏順於公之謂。未免迂。回爾雅釋詁。屢疾也。屢即妻之俗體。釋言云。妻。亟也。說文。妻。務也。務。趣也。趣。亟也。皆有疾。義詩。小雅。角弓云。式居妻。驕釋文。王力住。反數也。又賓之初筵。傳。正月。巧言。箋。皆云。屢數也。禮記祭義云。趨以數。注。趨。讀如促。數之言。速也。速亦訓疾也。俞云。按。夫人不疾。不可使入。然則何解。倮字。非也。倮當讀為樓。說文。手部。樓。曳聚也。古或以妻為之。詩。山有樞。篇。弗曳弗妻。毛傳。妻猶曳也。釋文。引馬注。曰。妻牽也。是樓有牽曳之義。公入而夫人亦入。是相牽曳而入也。不樓者。言不可牽曳也。樓。倮同聲。故得通用。人相牽曳。謂之倮。猶絲相牽曳。謂之縷也。說文。糸部。連。連。連也。言部。謹。謹。謹也。行步相連。謂之連。言語相連。謂之謹。其義並通矣。按。訓疾亦無不可。通不必改。作樓解。杜說左傳引此文說之云。蓋以孟任故疏引釋例曰。莊公願割臂之盟。崇寵孟任。故即位二十三年。乃娶元妃。雖丹楹刻桷。身自納幣。而有孟任之嫌。故與

姜氏俱反。而異入。經所以不以至禮書也。按。公羊無孟任。割臂事故。注以為約。遠勝妄然。國君十五而生。子明宜及。早迎娶。莊公至此年。已三十餘。無為而不娶。則左傳所載。孟任為夫人。事必其實。有子般為莊公嫡子。季友所以以死奉之。唯割臂要盟。六禮不備。又內娶國中。皆大惡。春秋諱而不書。嗣鄭瞻自齊逃來。信其計策。外淫齊女。復又貪戀哀姜。背棄孟任。故此稽留不肯疾順。必約定然後入也。注夫人至責之。冬本雜作鷄。依毛本。白虎通。嫁娶云。婦事夫有四禮。焉。雞初鳴。咸盥漱。櫛。綰。綰。綰。而朝。君臣之道也。惻隱之恩。父子之道也。會計有無。兄弟之道也。閨閫之內。祗席之上。朋友之道也。詩。齊風。雞鳴。傳云。東方明。則夫入。纒。筭。而朝。正義引列女傳。魯師氏之女。齊姜戒其女云。平旦。纒。筭。而朝。則有君臣之嚴。蓋本之列女傳矣。御覽引列女傳云。春姜有其女。而答之曰。夫婦人。以順從為務。貞。慤。為首。故婦事夫。有五義焉。平旦。纒。筭。而朝。則有君臣之嚴。沃盥。饋食。則有父子之敬。報反而行。則有兄弟之道。必誠。則有朋友之信。寢席之交。然後有夫婦之際。與此。微異。詩。疏。又云。或以為夫人。纒。筭。而朝。謂聽治內政。按。列女傳。稱。纒。筭。而朝。有君臣之嚴。謂朝於夫。非自聽朝也。特牲。饋食及士昏禮。皆云。纒。筭。縮衣。則首服。纒。筭。衣。當縮衣。

矣李氏黼平毛氏紬義云古者雞初鳴盥漱櫛畢以纒緇髮以笄固髻纒笄畢尚須加纒若有祭祀等事又須加被首之服如周禮所謂副編次葛覃傳所謂婦人有副禕威飾以朝事舅姑接見於宗廟進見於君子是也毛進見之服雖不必與鄭同服被禘然纒笄後亦必有加飾可知毛傳言纒笄而朝謂纒笄後即須朝見其早敬耳諸言纒笄而朝者其義皆當如此三年惻隱未知何指或妻之於夫如子之於父皆服三年尊親之恩同與樞機者詩邶風谷風云不遠伊邇薄送我畿傳畿門內也畿即機故惠氏棟毛詩古義云呂覽曰招慶之機高注招至也慶機門內之位也垂輦於宮中遊翔至于慶機故云務以自佚詩曰薄我送畿此不過慶之謂然則樞機之內即謂門內也注意書入起夫人要公故為難辭不為諱明不為大惡以有四義故也舊疏云所傳聞之世內大惡皆諱而不書今而書之故知然也

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宗婦者何大夫之妻也

婦杜范等以為同宗之婦非也左傳哀姜至公使宗婦覲明非大夫亦覲大夫宗婦言大夫之宗婦耳穀梁傳曰禮

疏通義云宗婦猶言主

大夫不見夫人不言及不正其行婦道故列數之也則以大夫宗婦為二尋下傳止舉婦贄更不言大夫曷用是傳意與左氏同與穀梁異古人訓詁最精如喪服為大夫命婦者傳曰大夫者其男子之為大夫者也命婦者其婦人之為大夫妻者也大夫本無庸釋恐讀者惑於大夫命婦為一故兼釋之引彼証此即知此不兼釋者是以大夫宗婦為一矣公羊禮說云春秋之例公與夫人不直書而必言及所以別尊卑也今以知為一人曰傳言宗婦者大夫之妻也又言東栗云乎股脩云乎此婦人之禮不通於男子者也士昏禮婦執笄棗栗又云受笄股脩曲禮婦人之贄棋棗脯脩棗栗是也如是則書宗婦足矣曰有宗婦之夫而不為大夫者有庶子為大夫而其妻不得謂宗者言大夫宗婦指宗子為大夫而其妻為宗婦者也古有此文法乎曰公羊喪服皆子夏所傳文法相同故喪服傳曰大夫者男子為大夫者也命婦者婦人為大夫妻者也文法與此一例小君至大夫宗婦有贄見小君之禮乎曰經無明文以記推之似有也雜記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於堂下據此有贄見之禮矣必言宗婦者書傳云宗子燕族人於堂宗婦燕族人婦於房皆統理族人故古人重大宗也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禮有內宗外宗鄭云王同姓

之女謂之內宗王諸姑姊姑之女謂之外宗外宗又得兼
母之黨雜記外宗為君夫人猶內宗也鄭云謂姑姊妹之
女及從母皆是又有同姓大夫之妻喪大記所云外命婦
也又有外親之婦亦謂之外宗服問注外宗君外親之婦
也經言大夫宗婦觀則外內宗之嫁大夫者及同姓大夫
之妻觀耳非謂大夫與宗婦雙雙而至也尋傳文並不
大夫見小君其言男女同贄直謂婦人而用幣是無別於
男子故志其非禮杜既憤憤疏強扶其說又無証據徒謂
小君與君同體義亦當見空疎無術豈能撰禮記正義者
此真孔氏手筆矣列女傳嬖孽六亦載此事云婦贄無別
是男女無別也較諸傳語尤明則杜之謬灼然矣按白虎
通瑞贄篇引公羊傳曰宗婦觀用幣是亦以無大夫也
觀者何見也疏穀梁傳觀見也說文人部償見也段注云償
梁傳今皆作觀觀行而償慶矣許書無觀字以他字例之
蓋禮經古文作償今文作觀許從古文不從今文與大徐
本改見為賣非是按漢書五行志云宗婦見用幣是以見
代觀非有別本也左傳昭四年云西陸朝觀而出之亦謂
朝見也

用者不宜用也注不宜用幣為贄也疏注不宜至贄也穀

雁雉膳婦人之贄棗栗鍛脩用幣非禮也用者不宜用者
也左傳云男女同贄是無別也謂不宜用幣也惟穀梁以
大夫亦見為異彼云大夫國體也而行婦道惡之也公羊
所不取

見用幣非禮也注以文在觀下不使齎見知非禮也疏注以

禮也。通義云見禮也用幣非禮也不言用幣觀言觀用
幣者舉常事於上著失禮於下舊疏云若其是禮宜言大
夫宗婦用幣觀也

然則曷用棗栗云乎股脩云乎注股脩者脯也禮婦人見舅

姑以棗栗為贄見女姑以股脩為贄見夫人至尊兼而用
之之乎辭也棗栗取其早自謹敬股脩取其斷斷自脩正
執此者若其辭云爾所以叙情配志凡贄天子用鬯諸侯

用玉卿用羔大夫用雁士用雉雉取其耿介雁取其人在人
上有先後行列蓋取其執之不鳴殺之不號乳必跪而受
之類死義知禮者也玉取其至清而不自蔽其惡潔白而
不受汙內堅剛而外溫潤有似乎脩德之君子豈取其芬
芳在上臭達於天而醕粹無擇有似乎聖人故視其所執
而知其所任矣日者禮夫人至大夫皆郊迎明日大夫宗
婦皆見故著其明日也大夫妻言宗婦者大夫為宗子者
也族所以有宗者為調族理親疏合昭穆親各得其序也
故始統世世繼重者為大宗旁統者為小宗小宗無子則
絕大宗無子則不絕重本也天子諸侯世以三牲養禮有

代宗之義大夫不得專宗著言宗婦者重教化自本始也

疏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斷脩丁亂反注同本又作脩音

同儀禮石經作股釋文作股瞿氏中溶云石本原作股

朱梁重刻譌作股陸氏作段與石本原刻同十行本股誤

股今訂正白虎通瑞贊篇云婦人之贊以棗栗段脩者婦

人無專制之義御眾之任交接辭讓之禮職在供養饋食

之間其義一也故后夫人以棗栗段脩者凡肉脩陰也棗

取其朝早起栗戰慄自正也故春秋傳曰宗婦覲用幣非

禮也然則曷用棗栗云乎段脩云乎左傳女贊不過榛栗

棗脩以告虔也國語魯語云婦贊不過棗栗禮記曲禮云

婦人之贊棋榛脯脩棗栗注婦人無外事見以羞物也正
義婦人無外事唯初嫁用摯以見舅姑故用此六物為贊
也

注股脩者脯也○白虎通瑞贊云段脩者脯也通義云肉
切而乾之曰脯加薑桂鍛曰股脩周禮內饗凡掌共羞脩
股脯也司徹云入于房取糗與股脩注股脩擣肉之脯
曲禮疏脯擣肉無骨而曝之脩取肉鍛治而加薑桂乾之
如脯周禮腊人鄭注云薄析曰脯捶之而施薑桂曰鍛脩
鍛脩與脯大同故以股脩為脯矣釋文云股脯加薑桂曰

脩其實脯與暇脩大同而微異舊疏云正以穀梁傳云束脩之肉不行竟內以肉言之故知脩為脯矣又下曲禮婦人之贊脯脩束粟謂之脯脩其義益顯蓋不鍛者曰脯鍛者曰脩皆乾肉而薄切者也周人腊人凡四獸之脯腊臘

注禮婦人至用之○禮昏禮疏引此注云禮婦人見舅以棗栗為贊見姑以暇脩為贊此上衍姑字下衍女字當據

正按昏禮云贊明贊見婦于舅姑席于阼舅即席席于房外南面姑即席婦執筭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于

席舅坐撫之興答拜婦還又拜是見舅以棗栗事也又云降階受筭段脩升進北面拜奠于席姑坐舉以興拜授人

是見姑以暇脩事也見夫人至尊故兼用之教繼公儀禮集說謂於舅並用棗栗見姑惟用暇脩則是以見夫人之

禮見舅其說非也注云乎辭也○大戴禮曾子天圖篇而聞之云乎論語陽

貨篇玉帛云乎哉是皆語辭也通義云不質言之者或棗栗也可或暇脩也可科取其非必兼用亦通

注棗栗至謹敬○穀梁注棗取其早自矜莊栗取其敬栗按何氏以早詁棗謹敬詁栗也魯語韋注棗取其早起栗取其敬栗左傳疏引先儒說以為栗取其戰栗也棗取其

早起也鄂本自誤目下同注暇脩至脩正○穀梁傳作鍛脩注鍛脩取斷斷自脩整

禮記昏義云棗栗段脩作段同左疏引先儒亦以為脩取其自脩也鄂本正作止誤

注執此至志也○杜注以告虔也云虔敬也皆取其名以示敬白虎通瑞贊篇贊者質也質己之誠致己之悃悞也

注凡贊至用雉○舊疏云皆下曲禮文彼言諸侯用圭此言玉者蓋所見異也繁露七十二云凡執贊天子用賜公

侯用玉卿用羔大夫用雁御覽引異義許氏謹案周禮說五玉贊自公卿以下執禽尊卑之差也按玉字衍周禮大

宗伯職以禽作六贊以等諸侯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庶人執鷺工商執雞禮記曲禮云凡贊天子魯

諸侯圭卿羔大夫雁士雉庶人之執匹此不及庶人以下蓋亦以摯有五也故御覽引異義文云禮不下庶人工商

又無朝儀五經無說工商有贊也白虎通又云王者緣臣子之心以為之制明亦不及庶人以下校勘記云此本雉

誤雞依諸本訂正注雉取其耿介○太宗伯注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

白虎通云士以雉為贊取其不可誘之以食懼之以威必死不可生畜士行耿介守節死義不當移轉也說苑修文

云雉者不可指食籠狎而服之故士以雉為贄禮士相見
禮冬用雉注取其耿介交有時別有倫也
注雁取至行列○白虎通云大夫以雁為贄者取其飛成
行止成列也大夫職在以奉命之適四方動作皆能自正
以事君也繁露云雁乃有類於長者長者在民上必施然
有先後之隨必淑然有行列之治故大夫以為贄大宗伯
注雁取其候時而行說苑云雁者行列有長幼之禮故大
夫以為贄士相見禮大夫相見以雁注雁取其知時飛翔
有行列也經義述聞云士昏禮記曰贄不用死鄭注擊雁
也是雁乃生者鴻雁野鳥不可生服得之則死若以鴻雁
為贄則是死物也而記云擊不用死則非鴻雁可知又士
相見禮贄冬用雉夏用鴈是四時皆有執擊之禮鴻雁孟
春北去仲秋始來夏月無雁之時下大夫將何為擊乎由
是言之所用必非鴻雁矣雁蓋賦也賦乃常畜之物故四
時用之曲禮獻鳥者拂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也鄭注佛其
首曰為其喙害人也今若執鴻雁亦當佛其首而士相見
禮但云飾之以布維之以素而無佛首之文則其為畜鳥
明矣李涪刊誤曰壻執雁入奠執贄之義也雁是野物非
時莫能致故以鷩替之者亦曰奠雁爾雅舒雁鷩鷩亦雁
之屬也按鷩亦謂之雁古人奠用雁正謂用鷩非謂用在

野之雁而後人以鷩代之也

注羔取至者也○白虎通云卿以羔為贄羔者取其羣而
不黨卿職在盡忠率下不阿黨也大宗伯注羔取其羣而
不失其類說苑云羔者羊也羊羣而不黨故卿以為贄士
相見禮上大夫相見以羔注羔取其從率羣而不黨也繁
露云羔有角而不任設備而不用類好仁者執之不鳴殺
之不啼類死義者羔食其母必跪而受之類知禮者故羊
之為言猶祥與故卿以為贄
注玉取至君子○白虎通云公侯以玉為贄者玉取其燥
不輕濕不重明公侯之德全也說苑云圭者玉也薄而不
撓廉而不削有瑕於中必見於外故諸侯以玉為贄又雜
言篇云玉有六美君子貴之望之溫潤近之栗理聲近徐
而聞遠折而不撓闕而不存廉而不削有瑕必示之於外
是以貴之望之潤者君子比德焉近之栗理者君子比智
焉聲近徐而聞遠者君子比義焉折而不撓闕而不存者
君子比勇焉廉而不削者君子比仁焉有瑕必見之外者
君子比情焉繁露云玉有似君子潤而不汙是仁而至清
潔也廉而不殺是義而不害也堅而不磨過而不濡視之
如庸展之如石狀如石搔而不可從繞潔白如素而不受
汚玉類備者故公侯以為贄是也

注壘取至聖人。白虎通攷黜云壘者以百草之香鬱金
合而釀之成為壘詩大雅江漢云秬壘一亩傳壘香草也
築煑合而鬱之曰壘周禮春官序官注壘釀秬為酒芬香
條暢於上下也說文壘部壘以秬釀鬱艸芬攸伏以降神
也說苑云壘者百草之本也上暢於天下暢於地無所不
暢故天子以壘為贊繁露云暘有似於聖人者純仁溥粹
而有知之貴也擇於身者發為德音發於事者畫為潤澤
積美陽芬香以通之天暘亦取百香之心獨末之合之為
一而達其臭氣暘於天其溥粹無擇與聖人一也故天子
以為贊而各以事上也
注故觀至任矣。繁露云觀贊之意可以見其事白虎通
云差其尊卑以副其意也
注日者至日也。毛本迎誤遊
注大夫至者也。詩常棣疏云春秋大夫宗婦觀用幣謂
之宗婦明是宗族之婦也故賈杜皆云宗婦同姓大夫之
婦襄二年傳曰葬齊姜齊侯使諸姜宗婦來會葬謂諸姜
謂齊同姓之女宗婦謂齊同姓之婦是同姓大夫之婦名
為宗婦也按同宗之婦未免過多故何氏專指大夫為宗
子之婦言與
注族所至序也。各本親下有疏字依鄂本刪按各本係

涉上親疏誤衍也白虎通宗族篇宗者何謂也宗者尊也
為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禮曰宗人將有事族人皆侍
古者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長和穆也大宗能率小宗小
宗能率羣宗通其有無所以紀理族人者也禮記大傳云
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禮喪服傳云尊者
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
是也
注故始至小宗。白虎通又云宗其為始祖後者為大宗
此百世之所宗也宗其為高祖後者為小宗五世而遷者
也故曰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宗其為曾祖後者為曾祖宗
宗其為祖後者為祖宗宗其為父後者為父宗以上至高
祖宗皆為小宗其以轉遷別於大宗也別子者自為其子
孫祖繼別者各自為宗所謂小宗有四大宗有一凡有五
宗人之親所以備矣故大傳又云別子為祖繼別為宗注
別子謂公子若始來此國者後世以為祖別子之世適族
人尊之謂之大宗此則王制所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
太祖之廟而三繼太祖者也如魯三家則以慶父叔牙季
友之嫡嫡相承者是也其有功德於國天子諸侯賜之世
則以受爵者之嫡嗣為大宗其外來此國如公子完之於
齊則以繼完之世嫡為大宗也大傳又云繼禰者為小宗

注父之嫡也兄弟尊之謂之小宗如慶父叔牙季友之次子所生諸子則以其長兄為宗所謂小宗也五世親盡則已如祧廟然今人所謂出服者是也故大傳又云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注遷猶變易也繼別子別子之子也適也繼高祖者亦小宗也先言繼禰者據別子子弟之子也以高祖與禰皆有繼此則曾祖亦有也則小宗四與大宗凡五小宗四者禮記疏云一是繼禰與親兄弟為宗二是繼祖與同堂兄弟為宗三是繼曾祖與再從兄弟為宗四是繼高祖與三從兄弟為宗此皆旁統對世之繼重之大宗為小宗也注小宗至本也。白虎通封公侯云禮服傳曰大宗不可絕同宗則可以為後為人作子何明小宗可以絕大宗不絕故舍己之後往為後於大宗所以尊祖重不絕大宗也春秋傳曰為人後者為之子宣八年仲遂卒于垂注賤加字者起嬰齊所氏明為歸父後大宗不可絕也通典引石渠禮議云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已有一嫡子當絕父祀以後大宗何戴聖曰大宗不可絕言嫡子不為後者不得先庶耳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間人通漢云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注族人以其倫代之代之者主其

禮是宗子殤死別立族人為宗子之父後若成人則得立庶子為其後也亦以不得絕故也故喪服傳云大宗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傳意有支子者不得以嫡子後大宗耳非謂無支子亦不以適子後大宗也通典引陳銓云大宗為尊者之正宗故後之也適子不得後大宗謂適子自當主小宗之事亦論其常耳若同宗無支子則適子亦當後大宗故通典引范德云廢小宗昭穆不亂廢大宗昭穆亂矣先王所以重大宗也豈得不廢小宗以繼大宗乎方氏觀承云適子不得後大宗正以申言支子為後之義非謂大宗可絕也教氏大宗有時而絕之說非矣通典又載劉得問同宗無支子唯有長子長子不後人則大宗絕後則違禮如之何田瓊答曰以長子後大宗則成宗子禮諸父無後祭於宗家後以其庶子還承其父徐氏乾學讀禮通考云古禮大宗無子則立後未有小宗無子而立後者也小宗無後者古有從祖祔食之禮則雖未嘗繼嗣而其祭祀固未始絕也斯二說皆足濟禮之窮然則喪服經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專指大宗言故傳曰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者尊之統也通典載張湛曰禮所稱為人後後大宗所以承正統若非大宗之

主非正統之重無相後之義是也
注天子至專宗曰白虎通宗族云諸侯奪宗明尊者宜之
大夫不得奪宗何曰諸侯世傳子宗故奪宗大夫不傳
子孫故不奪宗也喪服經曰大夫為宗子不言諸侯為宗
子也漢書梅福傳曰諸侯奪宗聖庶奪嫡如福曰奪宗始
封之君尊為諸侯則奪其舊為宗子之事梅福習穀梁與
公羊說同也天子諸侯絕旁期故大夫以下不得與諸侯
為宗禮記大傳云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位
也注君恩可以下施而族人皆臣也不得以父兄子弟之
親自戚於君所以尊君別嫌也以三牲養即合族之道也
故詩大雅公劉篇君之宗之毛傳以宗為大宗鄭箋易之
以宗為尊明大夫不得以諸侯為大宗也其實尊尊之義
嚴於周代夏殷以上諸侯或無奪宗之事也若大夫則異
故喪服有大夫為宗子之服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
夫不敢降其宗也明宗子為士已為大夫不敢以尊降者
重嫡也故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以上牲祭于
宗子之家注重祿貴宗也是諸侯可以代宗大夫不得專
宗即奪宗不奪宗之義也大夫士皆臣不得以一日富貴
加乎宗人亦由不世之故雖春秋時列國多世卿而宗法
自不廢也通典引儀禮馬氏注云五屬孫雖為大夫不敢

降宗子故服齊衰三月尊祖故不降也李氏曰大夫不奪
宗故也胡氏培翬儀禮正義云前言大夫婦人為宗子此
復言大夫為宗子者大夫尊降旁親嫌或降之而不服故
傳以不敢降明之此亦兼絕屬者言馬氏專以五屬言之
非也
注著言至始也。舊疏云正以宗子者宗族之本故也喪
服傳云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通典引雷次宗云
言尊祖故敬宗明祖已歿也無由施於尊者但敬宗以致
尊祖之心

大水注夫人不制遂淫二叔陰氣盛故明年復水也疏注夫

水也。下二十七年傳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
公是也漢書五行志云嚴公二十四年大水董仲舒以為
夫人哀姜淫亂不婦陰氣盛也劉向以為哀姜初入公使
大夫宗婦見用幣又淫於二叔公弗能禁臣下賤之故是
歲明年仍大水劉歆以為先是嚴飾宗廟刻楠丹楹以夸
夫人簡宗廟之罰也通義云丹楹刻楠以悅仇女遂乃頻
歲災水簡宗廟之罰也信矣注克寬曰莊公取仇女又奢
僭以誇示之故有陰沴之應唐高宗立太廟才人武氏為

儀而萬年宮夜雨大水幾溺其身天人相感之際焉可証也明年復水即二十五年秋大水也

公羊義疏三之八

何氏解詁

句容陳立學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

疏差繆略云羈公羊作羈按說文有羈無羈今本及石經公羊皆作羈

無作羈者矣

曹羈者何曹大夫也

注以小國知無氏為大夫

疏注以小至大夫

疏云即襄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昭二十七年邾婁快來奔之屬是也若其大國大夫不書名氏者或有未命或有罪見貶矣通義云春秋之義小國無大夫無大夫者稱人不錄名氏也王制曰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小國二卿皆命于其君春秋奉文王之法假天子之事小國之卿不命於天子故亦不得以名通於春秋唯來接我者然後書羈非接內而亦書者乃特見其賢也穀梁子曰曹莒皆無大夫其所以無大夫者其義異也是說必有所受顧未著其所以異也今謂莒實小國曹貶從小國本當與鄭同故手會仍得繫氏

蓋與卒葬同義杜以為羈蓋曹世子也通義云杜預但驗
經文與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相似遂以羈為曹世子亦
為曹僖公僖公實名夷不名赤鄭忽曹羈雖同號實貴賤
不嫌惠士奇曰鄭伯寤生卒世子在位未踰年故稱名曹
伯射姑卒世子在位已踰年矣當書曹伯羈出奔陳不稱
伯則曹羈非君也安可與鄭忽同例哉
曹無大夫此何以書注據羈無氏疏注據羈無氏疏小國無大夫何以書羈
既書羈矣又無氏故據以難也

賢也疏通義云韓非子曰夷吾束縛而曹羈奔陳伯里子道
也按說苑尊賢云曹不用僖負羈之諫敗死於戎據左傳
則僖負羈僖公末年尚見相距四十年未知一人否
何賢乎曹羈注據國見侵出奔以辟難疏注據國至辟難
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曹羈辟戎難奔陳似非君子不
辟外難之義故據以難
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眾以無義注戎師多又常以無義為

事疏經傳釋詞云猶而也僖二十一年傳楚夷國也疆而
究于商邑金滕天大雷電以風禮樂記治世之音安以樂
亂世之音怨以怒亡國之音哀以思大戴禮曾子制言云
富以苟不如貧以譽生以辱不如死以榮閔二年左傳親
以無災昭二十年濟其不及以泄其過以字是與而同義
注戎師多。毛本戎作我誤依宋本正

君請勿自敵也注禮兵敵則戰不敵則守君師少不如守且

使臣下往疏繁露王道云曹羈諫其君曰戎眾以無義君

讀為敵古文也禮記雜記注云適讀為匹敵之敵荀卿子
曰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注云適讀為敵史記
范睢傳攻適伐國田單傳適人開戶李斯傳羣臣百官皆
畔不適徐廣皆音征敵之敵董氏所據公羊依古本以敵
為適按今各本公羊皆作敵

注禮兵至下往。孫武子篇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
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注與敵勢
力均停則設伏奇計以勝之彼眾我少則逃於險隘之處

堅以待其隙以擊之彼謂攻人之法人來攻己故少則守
穀梁傳二十二年傳云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少今戎眾曹
寡故羈請君勿自敵以守為主

曹伯曰不可注臣下不可獨往

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為得君臣之義也注孔子曰所

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此之謂也諫必三者取月

生三日而成魄臣道就也不從得去者仕為行道道不行

義不可以素餐所以申賢者之志孤惡君也諫有五一日

諷諫孔子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季氏自墮之是也

二曰順諫曹羈是也三曰直諫子家駒是也四曰爭諫子

反請歸是也五曰贛諫百里子蹇叔子是也疏禮記曲禮

者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注逃去也君臣有義則合

無義則離詩鄭風羔裘序云大夫以道去其君也箋云以

道去其君者三諫不從待放于郊得玦乃去說苑正諫云

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

忠臣不忍為三諫而不用則去不去則身亡身亡者仁人

所不為也白虎通諫諍云必三諫者何以為得君臣之義

禮記表記云事君三違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

弗信也注違猶去也利祿言為貪祿也臣以道士君至

于三而不遂在是貪祿必以強與君要也孟子萬章下

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反覆之蓋亦三義也

注孔子至謂也見論語先進篇越絕書叙外傳記曰聞
者曰不合何不死曰去止事君之義也義無死又云臣事
君猶妻事夫何以去曰論語曰三日不朝孔子行行者去
也傳曰孔子去魯燔祖無肉曾子去妻蒸棊不熟微子去
比干死孔子並稱仁行雖有異其義同
注諫必至就也禮記鄉飲酒義云讓之三也象月之三
日而成魄也
注不從至君也說苑正諫云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
身與其危君甯危身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
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危君下不危身故在

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昔陳靈公不聽洩冶之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羈合禮劉子政習穀梁下二十六年彼傳云為曹羈崇也是與公羊義合不從得去也白虎通五行云臣諫君不從則去何法法水潤下達於上也又諫諍篇云諸侯之臣諍不從得去何以屈尊申卑孤惡君也

注諫有五〇說苑正諫云是故諫有五一日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驚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白虎通諫諍云人懷五常故知諫有五一日諷諫二曰順諫三曰關諫四曰指諫五曰陷諫後漢書李雲傳論曰禮有五諫諷為上注五諫謂諷諫順諫關諫陷諫也見大戴禮注一曰至是也〇李雲傳注云諷諫者知患禍之萌而諷告也白虎通云諷諫者智也知患害之萌深睹其事未彰而諷告焉此智之情也孔子曰以下見定十二年傳彼云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費聖人見政在大夫陪臣執命希不失者故陳正禮以諷之所以消患禍之萌

注二曰至是也〇即此文是也白虎通云順諫者仁也出辭孫順不逆君心也說苑臣術云從命利君謂之順按順諫即順不逆君心也說苑臣術云從命利君謂之順按順諫即

說苑之正諫也繁露王道云臣諫而不用卒皆取亡謂此戒眾於曹本不宜戰羈但諫君勿自敵且使臣下往亦即孫順之義

注三曰至是也〇白虎通作指諫云指諫者信也指其實也質指其事而諫也子家駒半見昭二十五年傳彼云昭公將指其事而諫也子家駒曰季氏為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弑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皆天子之禮也彼質陳諸侯僭天子故為直諫也

注四曰至是也〇白虎通有關諫云關諫者禮也視君顏色不悅且卻悅則復前以禮進退此禮之性也李雲傳注亦作關諫謂視君顏色而諫也俱與此異子反請歸事見亦作關諫謂視君顏色而諫也俱與此異子反請歸事見宣十五傳彼云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盡此不勝將去而歸宋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子反曰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楫

而去之反于莊王曰何如子反曰憊矣易子而食之
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吾今取此而歸爾子反曰不可臣已
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往視之子曷為
乎莊王曰諾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子反曰然則君請
處乎此臣請歸爾是子反與莊力爭故為爭諫
注五日至是也。白虎通作陷諫云陷諫者義也惻隱發
於中直言國之害勵志忘生為君不避喪身此義之性也
李雲傳注同謂言國之害忘生為君也國語魯語云上陷
而不振注陷猶墜也見君之過明知身之墜不避斧鉞之
誅而直陳其舊害也百里蹇叔事見傳三十二年傳彼云
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
亡者也秦伯怒曰爾幸上之木拱矣曷知師百里子與蹇
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殺之嶽巖吾將尸爾
也子揖師而行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怒
曰爾曷為哭吾師對曰臣非敢哭君師哭臣之子也直言
國之害故云未有不亡者是為驚諫也

赤歸于曹郭公

疏朱氏彬經讀考異云釋文此連為句郭音

于曹郭公連文為句言郭公名赤失國而歸于曹是為說
不了故不採用如左傳義則赤歸于曹為句郭公另為句
與公羊授讀異此蓋就經為說不可強同

赤者何曹無赤者蓋郭公也

注以郭公在赤下

疏舊疏云謂非曹人故也言蓋郭公者蓋郭之公矣穀梁傳赤蓋郭公

郭公者何失地之君也

注失地者出奔也名言歸倒郭公置

赤下者欲起曹伯為戎所殺故使若曹伯死謚之為郭公
而赤微者自歸曹也不言赤奔者從微者例不得錄出奔

疏新序雜事云齊桓公出遊于野見亡國故城郭氏之墟
問於野人曰是為何墟野人曰是為郭氏之墟桓公曰

郭氏曷為墟野人曰郭氏者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而
惡惡人之善行也其所以為墟者何也野人曰善善而不
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是以為墟也說文邑部郭齊之郭氏
虛善善不能進惡惡不能退是以亡國也段注云郭本國

名虛墟古今字郭國既亡謂之郭氏虛如左傳言少昊之
虛昆吾之虛太昊之虛祝融之虛也郭氏虛在齊境內又
云事見韓詩外傳新序風俗通皆同亦有取此說春秋者
按如以郭公為郭氏虛之郭公則當如左氏說另讀為有
闕誤矣

注失地至曹也。劉氏逢祿解詁箋云何氏似失傳意傳
以赤即郭公所謂諸侯失地名也言郭公猶虞公州公之
例奪其正爵例在下者口授為赤歸于曹著辟例也削其
本稱而復著臣下之稱於下起其盜天子之國也歸者出
入無惡之辭著其本為曹君而復諫亡國之罪不相捨也
按劉說亦不了不可強通姑闕焉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注稱字者敬老也禮七十

雖庶人主孝而禮之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

不敢遺小國之臣是也疏通義云禮幼名冠字五十以伯

年在五十以上故師說云爾然傳實無明文穀梁則曰天
子之命大夫也以單伯例之近是按公羊先師有子女子
則女其氏或采也與

注稱字至禮之。孝閏監毛本誤同也宋本郭本孝作字
當据正禮記王制云凡三王養老皆引年注引戶校年當
行復除也續漢禮儀志仲秋之月縣道皆集戶比民年始

七十授之以杖舖之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又月令
云仲秋之月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高注今之八月
比戶賜高年鳩杖粉粢是也是七十雖庶人禮之事也幼

名冠字或士以上禮故庶人至七十字之與
注孝經至是也。孝經孝治章文注小國之臣至卑者耳
王尚接之以禮况於五等諸侯是廣敬也疏以為用王肅

義阮氏福孝經義疏云此何氏說孝經古義也大戴禮記
朝事篇曰率而祀天子南郊配以先祖所以教民報德不
忘本也率而享祀於太廟所以教孝也舊疏云注言此者
欲道春秋假魯以為明王謂女叔為小國之臣矣按陳為
侯爵注引孝經極言之耳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注春秋篡明者當書葬朔不書葬嫌

與篡同例身絕國不絕故去葬明犯天子命重故不得書

葬與盜國同疏包氏慎言云經夏五月有癸丑閏月之十日也按是年當閏六月癸丑六月之十日也

三日也

注春秋至國同○僖二十五年納頓子于頓注前出奔當絕還入為盜國當誅楚納之與之同罪也襄二十六年衛

侯衍復歸于衛注衍名者起盜國盜國明則復歸為惡剽出見矣白虎通誅伐云或盜天子土地自立為諸侯絕之

而已通義云不葬者本當絕故奪臣子辭按春秋篡明者書葬如隱四年衛人立晉書立已見其篡故桓十三年書

葬衛宣公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書入亦見其篡故僖十七年書葬齊桓公之屬是也此上六年書衛侯朔入于齊

書入其篡已明正合書葬而經不書正以若書葬嫌與僅篡國者同例明衛朔犯天子之命罪重于篡故又去其葬

與盜國同不但身絕其國合絕也犯天子命見上六年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疏包氏慎言云六月書

分至五月後積二百三十五六月無中氣故退閏五月而六月為辛未朔也元史麻志大衍推七月辛未朔交分入

食限左傳云凡天災有幣無牲禮疏引膏肓云何氏引感精符曰立推度以正陽日食則鼓用牲于社朱絲營社鳴

鼓鄭之左氏云用牲非常明左氏說非夫子春秋於義為短鄭歲之曰用牲者不宜用春秋之通例此識說正陽朱

絲鳴鼓豈說用牲之義也識用牲于社者取經句耳劉氏逢祿評云經不曰鼓于社用牲鄭引通例未足以為公

羊難也且左氏此條亦出附會地官牧人凡外祭毀事用

尤可也注尤謂雜色不純毀謂副辜候禳毀除殃咎之事即此所用牲不用牲也沈氏欽韓說

日食則曷為鼓用牲于社注据日食在天疏注据日食在天

食在天上何由于地而鼓用牲乎

求乎陰之道也注求責求也疏注求責求也○論語衛靈公

按禮記中庸所求乎子所求乎臣皆謂責也

以朱絲營社或曰膾之或曰為闍恐人犯之故營之注或曰

者或人辭其義各異也或曰脅之與責求同義社者土地
之主也月者土地之精也上繫于天而犯日故鳴鼓而攻
之脅其本也朱絲營之助陽抑陰也或曰為閭者社者土
地之主尊也為日光盡閭冥恐人犯歷之故營之然此說
非也記或傳者示不欲絕異說爾先言鼓後言用牲者明
先以尊者命責之後以臣子禮接之所以為順也不言鼓
于社用牲者與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同嫌起用牲為非禮
書者善內感懼天災應變得禮也是後夫人遂不制通於
二叔殺二嗣子也疏釋文營社本亦作縈同按續漢禮儀
志注引作縈禮記祭法注宗皆當為
縈縈之言營也縈亦謂水旱壇也縈之言吁嗟也春秋
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縈之山

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縈之疏引此傳文是
縈有零義故讀為縈
注或曰至異也○孟子梁惠王下或曰世守也亦謂其義
各異也或有又義或曰猶言又曰也經傳釋詞詩小雅賓
之初筵云既立之監或佐之史言又佐之史也禮記檀弓
云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晉語或作又哀元年左傳今
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史記吳世家作又將
寬之賈子保傳篇鄙諺曰不習為史而視已事又曰前車
覆後車戒韓詩外傳又曰作或曰或古讀若域又讀若有
又聲相近故義相通
注或曰至同義○此與責求同義本義也為下引或曰為
閭異辭故先著或曰
注社者至陰也○鄂本繫作系史記天官書注月者陰精
之宗說文月闕也太陰之精也地為陰故為土地之精繁
露精華云大水者陰滅陽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
貴者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脅之為其不義也此
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故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直行
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是故脅嚴社而不為不敬靈
出天王而不為不為不尊上辭父之命而不為不承親絕母之
屬而不為不孝慈義矣夫說苑辨物篇云夫水旱俱天下

陰陽所為也大旱則雩祭而請雨大水則鳴鼓而却社何也曰陽者陰之長也故陽貴而陰賤陽尊而陰卑天之道也今大旱者陽氣太盛以厭於陰陰厭陽固陽其填也惟填厭之太甚使陰不能起也亦雩祭拜請而已無敢加也至於大水及日蝕者皆陰氣太盛而上滅陽精以賤乘貴以卑陵尊大逆不義故鳴鼓而懼之朱絲營而却之由此觀之春秋乃正天下之位徵陰陽之失直責逆者不避其難是亦春秋之不畏彊禦也故劫嚴社而不為不聽其父絕文姜天王而不為不尊上辭蒯賁之命不為不聽其父絕文姜之屬不為不愛其母其義之屈耶其義之盡耶通義云社有田主各以其土之所宜木營者營其樹也周禮六祈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禴四曰縈五曰攻六曰說後鄭司農曰縈如日以朱絲縈社攻如鳴鼓然董仲舒救日食祝曰炤炤大明滅滅無光奈何以卑侵尊以陰侵陽是之謂說也造類禴縈皆以牲攻說用幣而已白虎通災異云日食必救之何陰侵陽也鼓用牲于社社者眾陰之主以朱絲縈之鳴鼓攻之以陽責陰也故春秋傳曰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續漢志注引干寶周禮注社太陰朱火色絲維屬天子伐鼓于社責羣陰也諸侯用幣于社請上公也伐鼓于朝退自攻也此聖人厭陰之法也說文示部縈設綿絕為

營以禳風雨雪霜水旱癘疫於日月星辰山川也一日縈衛使災不生蓋古人禳禦之事皆有縈禮故鄭注周禮引此朱絲營社釋縈焉注或曰至說爾○舊疏云知其非者正以日食者陰氣侵陽社官五土之神理宜抑之而反營衛失抑陰之義也其實雖日食亦未至闇冥犯社也注先言至順也○續漢志注引作以尊者命責之各本脫者字宜据補禮記祭法云埋少牢于泰昭注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疏云按小司徒小祭祀奉牛牲則王者之祭無不用牛此用少牢者謂祈禱之祭也必知祈禱者以有寒暑水旱非歲時常祀是祈禱所為故讀相近為禳祈讀宗為縈然案左傳云凡天災有幣無牲此禱祈得用少牢者彼天災者謂日月食之示以戒懼人君先須修德不當用牲故天災有幣無牲若水旱歷時禱而不止則當用牲故詩雲漢云靡愛斯牲鄭注太祝云類造禴縈皆用牲攻說用幣而已攻說以是日月之災且不假用牲故也按如公羊義用牲謂用於社非請於天先言鼓蓋周禮之攻說也後計用牲周禮之縈也先責後以臣子禮接之也白虎通災異云所以必用牲者社地別神也尊之故不敢虛責也是以用牲為得禮正用今文家說穀梁與左氏同亦云鼓

禮也用牲非禮也公羊所不取穀梁又云天子救日置五
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置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
柝言充其陽也疏引糜信徐邈並云東方青鼓南方赤鼓
西方白鼓北方黑鼓中央黃鼓按周禮鼓人職云雷鼓鼓
神祀又云靈鼓鼓社祭則當用雷鼓或靈鼓矣
注不言至非禮也傳八年禘于大廟用致夫人注以致文
在廟下知非禮也然則此若言鼓于社用牲嫌與彼文同
譏其不宜用牲如上二十四年用幣之書用為譏其不宜
用矣此進用牲于社上明與鼓皆得禮若無用字則鼓牲
不辭故此用為時事與莊二十四年傳八年之用文同而
義異也

注書者至禮也。白虎通災變云天所以有災變者何所
以譴告人君覺悟其行欲令悔過修德深思慮也此鼓用
牲于社故為善辭若然既應變得禮而仍有夫人之禍者
應天以實不以文或但盡教曰虛文未能改過修德故其
患禍未弭也

注是後至子也。即下二十七年傳云公子慶父公子牙
通乎夫人以脅公是也殺二嗣子謂子般閔公也漢書五
行志嚴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為
宿在畢主邊兵夷狄象也後狄滅邢衛劉歆以為五月二

日魯趙分日食示異自不止魯劉歆以為魯趙分邢衛皆
近趙分也

伯姬歸于杞疏解註箋云二十七年解註云不卒者蓋不與

一齊襄也據彼注則以其嫁大夫略之爾穀梁傳曰其不
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其言于社于門何注據一鼓用牲

耳疏注據一至牲耳。如下注言略不復鼓用牲明于社
于門不同牲社門又非一處經止一鼓用牲故據以
為難

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注于門非禮故略不復舉鼓用牲不

舉非禮為重者如去于社嫌于門禮也大水與日食同禮

者水亦土地所為雩竇出于地而施于上乃雨歸功于天

猶臣歸美于君疏通義云時蓋以五祀秋祀門故因為水
禳焉然非禮典按門為少陰之祭水陰

類故鼓用牲于門與
注不舉至禮也。若舉非禮為重宜言鼓用牲于門故嫌
于門為得禮
注大水至所為。繁露精華云難者曰大旱雩祭而請雨
之水鳴鼓而攻社大地之所為陰陽之所起也。或請焉或
怒焉者何以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厭卑也。固其
義也。雖太甚拜請之而已無敵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
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逆節
也。說苑辨物云大旱者陽氣太盛亦雩祭拜請而已至於
大水及日食者皆陰氣太盛而上滅陽精故鳴鼓而懼之
朱絲營而却之
注雩實至于君。元命包云地者易也。言養物懷任交易
變化含吐應節故其立字土力於。者為地土無位而道
在故太乙不興化人主不任部地出雲起雨以從天下勤
劬勞出於地歸功於天。繁露深蔡名號云地出雲為雨起
氣為風風雨者地之為地不敢有其功必上之於天。若從
天氣者故曰天風天雨也。勤勞在地名一歸於天。非至有
義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忠矣。注言此
者欲明鼓用牲于社之由見于門無禮以言也。

冬公子友如陳注如陳者聘也。內朝聘言如者尊內也。書者

錄內所交接也。朝京師大國善有加。錄文如楚有危文聘

無月者比於朝輕也。疏杜云公子友莊公之母弟稱公子

臣其相殺害則稱弟以示義。至於嘉好之事兄弟篤睦非

例所興或稱弟或稱公子仍舊史之文。按春秋稱弟一見

於齊侯使其弟年來聘一見於鄭伯使其弟語來盟。蓋示

殷質親親之義一朝聘一會盟可該春秋之全。後此從可

知之例也。不必皆仍舊史之文。
注如陳至內也。隱十一年注云內適外言如外適內言

朝聘所以別外尊內也。杜云諸魯出朝聘皆書如不果彼

國必成其禮故不稱朝聘。春秋內適外皆言如豈皆不果
成禮乎。真邱書燕說也。
注書者至接也。僖十年注書如者錄內所與外交接也
是也。
注朝宋至錄文。成十三年三月公如京師注月者善公
尊天子僖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注月者僖公本齊所立
桓公德衰見叛獨能念恩朝事之故。善錄之襄二十一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注月者湟梁之盟後中國方乖離善公獨能與大國是朝聘例時為其朝京師大國善有加錄則書月也僖十年注亦云故如京師善則月榮之如齊晉善則月安之

注如楚有危文。襄二十八年冬十有一月公如楚注如是也。楚皆月者危公朝夷狄也僖十年注亦云如楚則月危之是也。

注聘無至輕也。舊疏云即春秋上下內聘京師及大國悉書時是也。通義云內大夫如例時如京師大國等以月分別善危謂君也。大夫賤聘輕故略不別也。舊疏引楚遠頗來聘書月於內無涉。

二十有六年公伐戎

疏校勘記云諸本同呂祖謙集解云公

缺然以每行十字計之無春字按唐石經公伐戎之上遇春公伐戎是疏本有春字自石經始脫耳趙氏坦春秋異文箋云春為歲之始不應於此年獨去春字唐公羊石經首數字泐以每行十字計之似亦無春字陸滄春秋纂例亦云無春字然疏引經文作春公伐戎則此春字為傳寫者脫去耳當以左穀為正按左氏經有春字何氏於經文

去時皆有說此無注知公羊本有春字也

夏公至自伐戎

疏上六年傳云公獨出用兵不得意致伐是也

曹殺其大夫何以不名

注據莒小於曹殺公子意恢名疏注

莒至恢名。見昭十四年舊疏云知莒小於曹者正以春秋上下曹伯恒叙於莒上故也

眾也曷為眾殺之

注據殺三郤名疏注據殺三郤名。即成

錡郤州郤至是也。通義云殺其大夫者駢誅編戮之詞晉殺三郤猶名此以眾不名者小國大夫本未得以名氏見今又眾故略不足列數之也

不死于曹君者也

注曹諸大夫與君俱敵戎戰曹伯為戎所

殺諸大夫不伏節死義獨退求生後嗣子立而誅之春秋以為得其罪故眾略之不名凡書君殺大夫大夫有罪以

專殺書他皆以罪舉疏注曹諸至不名○越絕書外傳枕

君戰死大夫不能死義誅之為當其罪故春秋善之也穀

梁傳言大夫而不稱名姓無命大夫也無命大夫而曰大

夫賢也為曹羈崇也潛研堂答問云問范荅薄氏義則此

所殺之大夫即二十四年出奔之曹羈未識與傳意合否

曰公穀說此經皆主賢曹羈而意稍別公羊又謂諸大夫

不死君難誅之得其罪經為曹羈諱故不言曹伯滅并不

言戮穀梁意亦當如此云為曹羈崇者謂因賢曹羈故曹

無命大夫而書大夫非謂大夫即羈也孟子曰晏子以其

君顯又云百里奚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吳蠻夷之國其

朝聘例不書唯吳子使札來聘以賢季子故書曹小國於

傳聞之世不當有大夫因羈之賢而書并及殺大夫事是

因臣而顯其君范氏所言未得穀梁之旨按錢氏說深得

經義

注凡書至殺書○各本罪誤非依鄂本正舊疏云若殺有

罪大夫春秋書之以責君專殺矣可証通義云君殺大夫

稱國傳例在僖七年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殺大夫雖有

罪猶以專殺書曹無大夫而記殺者專殺大夫之始故疾

錄之按孟子告子下桓公葵丘之會四命曰無專殺大夫

春秋所本也

君死乎位曰滅曷為不言其滅注据胡子髡滅疏注据胡子

二十三年胡子髡沈子楹滅是也彼傳亦云君死于位曰

滅生得曰獲繁露滅國下云不事大而事小曹伯之所以

戰死於位諸侯莫助幽之會齊桓數會諸侯曹小未嘗來

也是宜書滅故据彼為難業本釋文髡作髡下从兀盧本

同从兀非文元年髡字準此

為曹羈諱也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注如上語知為戰疏注

上至為戰○舊疏云即上謂不死于曹君是也

為曹羈諱也注諱者上出奔嫌辟難欲起其賢又所諫者戰

也故為去戰滅之文所以致其意也曹無大夫書殺大夫

者起當誅也疏注諱者至意也。上二十四年注云據國

諫者戰則上二十四年傳云羈諫曰戎眾以無義君請勿

自敵也是也欲起其賢則上傳云君子以為得君臣之義

者是也劉氏逢祿解詁箋云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有

師命不可去義也為曹羈張義故以痛者曰侵言之致其

意者舊疏云曹羈之意唯恐其滅欲其不戰是故諱其戰

滅之文所以使若諫得其君者然也通義云戎殺曹君狄

滅邢衛經皆無文明是不與夷狄得滅中國而傳別言為

曹羈桓公諱者春秋聖者之作一言時管數旨若此之類

亦為存中國亦為順賢者之意傳雖舉隅經自該蘊其不

與夷狄之獲中國傳於獻舞下已有成鮮故於此略所易

曉申其隱義羈者君子所賢也羈所為恥君子亦恥之羈

所諱君子亦諱之注曹無至誅也。舊疏云大夫之義理舍死於君今不死

君當合誅討是以經書殺其大夫欲起其合誅矣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疏東萊集解引杜注有徐國在下邳

泗州西北六十里古徐子國差繆略云左氏無公字按今

唐石經左氏有公字通義云桓之會不致其伐猶致致伐

楚伐鄭是也此及二十八年救鄭不致者自從公會大夫

不致例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注異與上日食略同疏包氏

云經書十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麻為十月之二日劉歆

注異與至略同。二十五年日有食之注云是後夫人遂

不制通於二叔殺二嗣子是也漢書五行志云嚴公二十

六年十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為宿在心心為

明堂文武之道廢中國不絕如綫之象也劉向以為時戎

侵曹魯夫人淫於慶父叔牙將以弒君故比年再蝕以見

戒劉歆以為十月二日楚鄭分子政說與何大同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注書者惡公教內女以非

禮也洮內地凡公出在外致在內不致其與婦人會不別

得意雖在外猶不致伯姬不卒者蓋不與卒于無服會來

例皆時注書者至禮也。禮婦人無外事諸侯夫人非大故不得反父母終不得歸甯今莊公會杞伯
姬于魯地故惡其教內女以非禮也通義云伯姬即二十
五年始嫁者言會者敵詞蓋桓公女莊公妹也公會婦人
前後未有此例良以失禮略不致
注洮內地。杜云洮魯地大事表云在今曹州府濮州西
南五十里水經注今郵城西南五十里有洮城或謂之洮
也方輿紀要洮城在濮州西南五十里
注凡公出在外致。桓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
唐此公與一國會盟得意致地者也哀十三年夏公會晉
侯及吳子于黃池秋公至自會是公與二國以上會盟得
意致會者也
注在內不致。舊疏云即隱五年公觀魚于棠不書公至
自棠之屬是也
注其與至不致。舊疏云春秋上下無公會婦人于外之
經而注言雖在外猶不致者但偶爾無之
注伯姬至無服。舊疏云蓋以其嫁于大夫故云不與卒
於無服矣按禮喪服大功章云君為姑姊妹女子子嫁于
國君者傳曰何以大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通
典引馬注云君諸侯也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服

也又云諸侯絕周姑姊妹在室無服也嫁于國君者尊與
已同故服周親服然則諸侯於在室姑姊妹女子子本無
服特以嫁於諸侯尊同不降故得如邦人服姑姊妹等出
降一等大功之服馬氏所謂周親服者謂其本周親也非
謂為之期也若嫁于大夫則無服春秋於有服者皆書其
卒以錄恩如紀伯姬宋共姬之屬是也其無服則略之舊
疏謂諸侯之女嫁於諸侯為之期語未分曉其大夫之姑
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亦服本服大功若嫁於士則降
小功矣
注女會至皆時。會時此經是也來時下冬杞伯姬來之
屬是也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原仲者何陳大夫也

疏通義云大夫沒稱字惠氏

士奇春秋說云原仲陳世卿詩所謂南方之原是也

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注据益師等皆不書葬稱字者葬從

主人也疏注據益至書葬。隱元年公子益師卒等皆不
彼注云以主我恩錄之稱公者明本諸侯也與此義別
注稱字至人也。舊疏云若五等諸侯之卒例書本爵及
其葬時悉皆稱公亦是葬從主人之稱按白虎通爵篇云
臣子之心俱欲尊其君父故皆令臣子得稱其君為公隱
十年傳云葬生者之事也生者謂臣若子故諸侯以上皆
稱公大夫而下宜稱字矣杜云禮臣既卒不名故稱字禮
記玉藻云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謚若字穀梁桓二
年傳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字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是禮
臣卒不名明陳之君臣皆不名之矣

道乎季子之私行也注不以公事行曰私行私行不言葬原

仲于陳若告糴者告糴上有無麥未知以國事起此上下
無起文而不言如陳嫌不辟國事實私行也不嫌使乎大

夫者有國文也疏校勘記云鄂本以下同唐石經無乎字
通義云因下文誤衍誤開成石經刪

注不以至私行。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原仲陳世卿而魯
季友會其葬禮與非禮也非禮則春秋何以書古有大夫
士私行出疆之禮此季友之私行也原注記禮者皆孔子
之徒似本春秋而為之說故公羊以為季友之私行孟子
亦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則古有大
夫士私行之禮明矣
注私行至行也。下二十八年大無麥未臧孫辰告糴于
齊傳何以不稱使以為臧孫辰之私行是也按彼實國事
為國諱故作私行文然上有大無麥未以國事起可知此
實私行為辟國難若直言葬原仲于陳則辟國事不見故
書如陳以起為國事也通義云直言如陳則嫌為國使故
著其事曲禮曰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明禮得私
行是以通之也
注不嫌至文也。成二年傳云君不行使乎大夫此其行
使乎大夫何又閔二年傳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
使我無君也皆不使乎大夫文也此上言如陳故不嫌使
乎大夫矣舊疏云無國事言如陳者文九年注云大夫繫
國是也穀梁傳不葬而曰葬諱出奔也注言季友辟內難
而出以葬原仲為辭

何通乎季子之私行注据大夫私行不書

辟内難也注欲起其辟内難疏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或曰避

難遠伯玉遂行從近關出懼難作故其行速魯有慶父之
難時始萌牙季友馬得先避之乎司馬遷謂季友母陳女
故如陳並存以待後之學者按此年去子般之弑僅五六
年萌牙自己早見此時治之不可聽之不忍故有如陳之
舉太史公謂伊母陳女亦因其可避而避之爾

君子辟内難而不辟外難注禮記曰門内之治恩掩義門外

之治義掩恩疏禮記雜記云内亂不與焉外患弗辟焉注

與而已至於鄰國為寇則當死之也春秋魯公子友如陳
葬原仲傳曰君子辟内難而不辟外難盧氏文昭鍾山札
記云不與亦正非易事孔子之許仲由冉求不從弑父與
君此正是内亂不與之事鄭子公欲弑靈公與子家謀子
家始不從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君子曰仁而不武無
能達也此非與焉者乎季孫友始則力不能討故姑為隱

忍及秉國政而始可以伸大義矣石碣亦力不能討迨隙

有可乘而遂圖之君子以為純臣晉樂書中行偃執厲公
名士旬韓厥皆辭亦但不與而已至若曹子臧吳季札亦
得引以為比又如白公作亂欲立子閻子閻不從而見殺
故吾謂内亂不與亦難事力能討則為季友石碣不能討
則為子臧季札而子閻則其不幸者也又如親屬烝報骨
肉相殘亦為内亂臣子既無由得言且亦不必以身殉亦
唯有不與而已若晉賈后淫虐當時有謀廢后者温羨之
言曰皇后譖害其子内難不與禮非所任可謂極合禮矣

注禮記至掩恩。禮記喪服四制文舊疏云彼文事作治
字下掩字作斷字盖以所見異經義札記云釋文之治直
更反下之治同誤同禮記但不為斷字作音知下句亦作
掩若疏本則二治字皆作事古治事聲相近何据禮記不
與鄭本同禮記正義云門内之治恩掩義者門内之親恩
情既掩藏公義得行私恩若公羊傳云有三年之喪君不
呼其門是也門外之治義斷恩者門外謂朝廷之間既任
公朝當以公義斷絕私恩若曾子問父母之喪既卒哭金
革之事無辟是也

内難者何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公子

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注通者淫通疏八年左傳齊侯通焉

詩疏引服曰傍淫曰通又曰凡淫曰通國語晉語注小爾雅廣義並云傍淫曰通

以脅公注語在三十二年疏得專行通義云脅者交挾制之使公不

注語在三十二年。舊疏云即公曰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是也

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于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注親至

親也疏將坐視其亂則緣親親之心所不忍見也禮疏云

時季友討慶父為不與國政力不能討至莊三十二年季子與國政故逐慶父而酖叔牙也若與國政力能討而不討則責故宣二年晉史書趙盾殺君云子亡不越竟是也

因不忍見也注因緣已心不忍見親親之亂疏關文

故於是復請至于陳而葬原仲也注書者惡莊公不能任用

使辟難而出疏請往故言復也通義云傳著請至于陳者

明有君命解經得言如意也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公子遂如楚乞師文同不嫌者乞師事重知為國行外大夫葬理

無君使往會足通私行矣

注書者至而出。繁露精華云任賢臣者國家之興也夫智不足以知賢無可奈何矣知之而不能任大者以死亡

小者以亂危其若是何耶以莊公不知季子賢耶安知病將死名而授以國政以殤公為不知孔父賢耶安知孔父

已死已必趨而救之二主知皆足以知賢而不決不能任故魯莊以危宋殤以弒使莊公早任季子而宋殤素任孔

父尚將興鄰國豈直免弒哉說苑尊賢云夫智不足以見賢無可奈何矣若智能見之而強不能決猶豫不用而大

者死亡小者亂傾此甚可悲哀也以宋殤公不知孔父賢乎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趨而救之者是其賢

也以魯莊公不知季子之賢乎安知疾將死名季子而授之國政授之國政者是其賢也此二君知能見賢而皆

不能用故宋殤以殺死魯莊以賊嗣使宋殤早任孔父魯莊素用季子乃將靖鄰國而况自存乎大旨同

冬祀伯姬來其言來何注據有來歸疏舊疏云即上二十五

是也非謂此年春公會祀伯姬于洮者祀伯姬自是大夫之妻然則此伯姬是其女洮之伯姬是其姊妹故今得並

稱伯矣按疏以祀伯姬為二未知何據

注據有來歸。宣十六年鄭伯姬來歸是也

直來曰來注直來無事而來也諸侯夫人首重既嫁非有大

故不得反唯自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宗疏注直來至來

是也左傳凡諸侯之女歸甯曰來

注諸侯至得反。舊疏云大故者奔喪之謂文九年夫人

姜氏如齊彼注云奔父母之喪是也通義云伯姬桓公之

女桓公文姜俱已歿不當歸甯知主譏直來書也直來有

事無事例並時毛詩序曰泉水衛女思歸也嫁于諸侯父

母終思歸甯而不得鄭司農說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甯

沒則使大夫甯於兄弟也何邠公謂諸侯夫人尊重非有

大故不得反唯自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宗與詩義通詩

周南葛覃曰歸甯父母傳父母在則有時歸甯耳正義此

謂諸侯夫人及王后之法春秋莊二十七年祀伯姬來左

傳曰凡諸侯之女歸甯曰來是父母在得歸甯也父母既

沒則使卿甯於兄弟襄十二年左傳楚司馬子庚聘于秦

為夫人甯禮也是父母歿不得歸甯也泉水義不得往載

馳許人不嘉皆為此也按如何氏之義大故當謂奔喪與

大歸其餘天子諸侯后夫人雖父母在亦不歸甯故舊疏

云詩是后妃之事而云大夫妻者何氏不信毛敘故也臧

氏庸拜經日記云何邠公當習魯詩故不用序毛詩序葛

覃后妃之本也則可以歸猶言之于歸安父母也經之歸

以婦道者言能以婦道化天下所以安甯父母也經之歸

甯父母亦當作如是解段氏若膺云毛傳父母在則有時

而歸甯耳此語當是後人竄入庸謂是王肅所加然則毛

詩亦不以諸侯夫人為可歸也葛覃為后妃之本是追叙

文王既王後事其實文王娶后妃時猶諸侯之夫人也毛

詩載馳序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力小不能救思

歸唁其父母又義不得故賦此詩此即何注諸侯夫人尊

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之義然則毛詩魯旨同惠氏士

奇春秋說云穀梁子曰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然

則夫人歸甯禮與曰非禮也歸甯非禮曷為詩有歸甯父

母之辭曰諸侯夫人父母在使卿歸甯歿則否左傳襄十

二年秦嬴歸于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為夫人甯禮也是時

二年秦嬴歸于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為夫人甯禮也是時

秦嬴母在身不自歸而使卿甯左氏以為禮言惟此得禮
凡內女嫁于諸侯雖父母在直書來者皆非禮也夫人歸
甯使卿攝行杜預謂父母歿則使卿甯兄弟身不自歸此
妄說也間甯父母不間甯兄弟孔氏謂父母在則自歸甯
父歿母存則使卿甯其說支離如歸甯得禮常事不書曷
為書來以譏之故曰歸甯非禮也按此本其父周暢氏說
宋書謝靈運傳山居賦注謝靈運曰衛女思歸作竹竿之
詩又文選注引琴操曰思歸引者衛女之所作也蓋即本
此詩為之操不分別父母在否知父母在亦不得歸甯也
注唯自至歸宗○昏禮疏婦人謂嫁曰歸明無大故不反
於家鄭志答趙商云婦人有歸宗自謂其家之為宗者大
夫稱家言大夫如此耳夫人王后則不然也天子諸侯位
高恐其專恣淫亂故父母既歿禁其歸甯大夫以下位卑
畏威故許之耳周南疏又云若卿大夫之妻父母雖歿猶
得歸甯喪服傳曰為昆弟之為父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
雖在外必有歸宗言父母雖歿有時來歸故不降為父後
者謂大夫以下也北史崔光傳光曰諸侯夫人父母在有
時歸甯親歿使卿大夫聘衛女思歸以禮自抑載馳竹竿
所為作也皆以諸侯夫人父母在亦歸甯非何氏義按喪
服齊衰期章女子子適人者為其昆弟之為父後者注父

雖卒猶自歸宗其為父後持重者不自絕於其族類也宗
猶主也每歲一歸甯宗主於昆弟之為父後者也通典引
馬氏彼注云歸宗者歸父母之宗是也吳氏絃儀禮
云歸宗雖或然之事而必有可歸之宗此見婦人在夫家
恒懍懍有不克終之戒焉此說甚善

大歸曰來歸注大歸者廢棄來歸也婦人有七棄五不娶三

不去當更三年喪不去不忘恩也賤取貴不去不背德也
有所受無所歸不去不窮窮也喪婦長女不娶無教戒也
世有惡疾不娶棄於天也世有刑人不娶棄於人也亂家
女不娶類不正也逆家女不娶廢人倫也無子棄絕世也
淫泆棄亂類也不事舅姑棄悖德也口舌棄離親也盜竊
棄反義也嫉妬棄亂家也惡疾棄不可奉宗廟也疏注大

歸至

歸也。左傳曰：日出日來，歸注歸者不反之辭。言來歸以別於嫁。曰歸也。穀梁隱二年成五年傳，並云婦人謂嫁曰歸。反曰來歸也。禮喪服斬衰三年章云：子嫁反在父之室，為父三年。注謂遭喪後而出者，通典引馬氏云：為犯七出還，在父之家，又齊衰期章出妻之子，謂母注出猶去也。國策注云：去謂棄之。漢書注云：去謂逐之，皆廢棄遣逐歸母家者也。禮記雜記云：諸侯出夫人，比至于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注行道，以夫人之禮者，棄妻致命其家，乃義絕不用此為始。又曰：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告于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有司官陳器，四主人有司亦官受之。注器，四其本所賈物也。律棄妻，罪所賈此諸侯出夫人禮也。

注婦人至不去。大戴禮本命云：女有五不取，又云婦有七去，又云婦有三不去。注嘗更至窮也。校勘記云：按取當作娶，上下皆作娶。大戴禮又云有所取，無所歸，不去與。更三年喪，不去。前貧賤後富貴，不去。孔氏廣森補注云：婦人雖應此三事，若淫與不孝，猶當去之。禮故有婦當喪而出者。

注喪婦至倫也。大戴禮又云：逆家子不取，亂家女不取。

世有刑人不娶，世有惡疾不取，喪婦長子不取，逆家子者為其逆德也。亂家子者為其亂人倫也。世有刑人者為其棄於人也。世有惡疾者為其棄於天也。喪婦長子者為其無所受命也。白虎通嫁娶云：有五不娶，亂家之子不娶，逆家之子不娶，世有刑人惡疾喪婦長子，此不娶也。按喪婦當為喪父，閻氏若璩潛丘劄記云：長子蓋女子長成者，而當嫁適，遭父喪，故曰喪父長子，故曰無所受命。此即曾子問昏禮既納幣有吉日，而女之父母死，壻弗取事耳。然則喪父長女不娶者，亦以昏禮有父送子而命之曰戒之敬之。其餘庶母等中，之以父母之命，諸節今無父，故何氏謂無教戒與。然曾子問所記，特因女有大喪，停而不娶，服除之後，仍許成昏，與此不娶義究勉強，蓋謂無父之女，故曰無教戒耳。

注無子至廟也。毛本悖誤，背大戴禮又云：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妬，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不順父母去，為其逆德也。無子為其絕世也。淫為其亂族也。妬為其亂家也。有惡疾為其不可與共，梁盛也多言為其離親也。盜竊為其反義也。白虎通又云：按后夫人無子，不棄，易同人六二云：同人于宗，吝禮記疏引鄭注云：天子諸侯后夫人無子，不出是也。其天子之后，雖失禮亦不出，以天子無出。

道故禮疏引鼎初六鄭注云嫁於天子雖失禮無出道廢遠而已若其無子不廢遠之后尊如故其犯亦出則廢之是也禮記禮記云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使某也敢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俟命使者退主人拜送之如舅在則稱舅舅沒則稱兄無兄則稱夫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妹亦皆稱之按上云有所取無所歸不去是古出妻者大都使之歸還本宗而已非出之使適他族也故禮喪服齊衰期章有出妻之子為母之服喪服小記云未練而反則期惟其未嫁故夫可命之反也出而嫁者則無服故禮經無為嫁母杖期之文其服者為已從之故耳通典引徐整問出母亦當報其子否射慈答曰母亦報子期也按小記又曰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為女君之子服明妾不服耳女君自服之也通典又引鄭答趙商云繼母而為父所出不服也徐邈答劉閏云問庶子服有嫡母云以經言出妻之子為母明非所生則無服也許猛答步熊問為人後者本生母出及所後母出云為人後者不應服親母出以廢所後者之祭也為所後者若子言若者明其制如親母其情異也母出亦當異於親子矣禮疏引雷次宗云不直言為出母嫌妾子及前妻之子為之服按嫡母繼母所後

母非已所生其出也無服本生母出以為人後故不服若妾所生子於其母之出也亦宜服期也錢氏大昕論七出之文先王所以扶陽抑陰而家道所以不至於窮而乖也夫父子兄弟以天合者也夫婦以人合者也以天合者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以人合者可制以去就之義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而孝弟之哀自各私其妻始妻之於夫其初固路人也以室家之恩聯之其情易親至於夫之父母夫之兄弟姑姊妹夫之兄弟之妻皆路人也非有一日之恩特推夫之親以親之其情固已不相屬矣矧婦人之性貪而吝柔而狠而築里姑姊之傷亦婦人也同居而志不相得往往有之其真能安於義命者十不得一也先王設為可去之義義合則留不合則去俾能執婦道者可守從一而貞否則甯割仇儷之愛勿傷骨肉之恩故嫁曰歸出亦曰歸以此坊民恐其孝衰於妻子也然則聖人於女子抑之不己甚乎曰去婦之義非徒以全丈夫亦所以保匹婦後世閭里之婦失愛於舅姑讒間於叔妹抑鬱而死者有之或其夫淫酌凶悍寵溺嬖媵凌迫而死有之準之古禮固有可去之義亦何必束縛之禁錮之置之必死之地以為快乎先儒戒寡婦之再嫁以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予謂全一女子之名其事小得罪於父母兄弟其事大

故父母兄弟不可乖而妻則可去去而更嫁不謂之失節
使其過在婦與不合而嫁嫁而仍窮自作之孽不可追也
使其過不在婦歟出而嫁於鄉里猶不失為善婦不必強
而留之使失婦之道苦也自七出之法不行而牝雞之司
晨者日熾夫之制於婦者隱忍而不能去甚至破家絕嗣
而有司之斷斯獄者猶欲合之知女之不可事二夫而不
知失婦道者雖事一夫未可以言烈也知臣之不可事二
君而不知失臣節者雖事一君未可以言忠也此未諭先
王制禮之意也

